

庚午六月仲和寄贈

任闕齋東游漫錄

序

仲和既得謗。屏迹海濱。追思平生所經歷。分類纂述。成書若干種。於十餘年來政治之遷貿。法制之變革。外交之本末。記載宏富。卓然爲有裨掌故之作。此東游漫錄一卷。乃專述其自民國五年至八年奉使日本時之瑣聞軼事。雖無關閎旨。而其平日治事之勤。律已之嚴。與人接物必以禮法。往往流露楮墨。令讀者穆然相見其風裁。固不第足以廣聞見。資談助而已也。仲和所學以法律爲專門。其居官事業。以整飭獄訟。培植理官人才。確定司法獨立基礎。爲尤彪炳可傳。外交非其所素習。然觀其奉使之際。一言一動。皆有典則。剛柔得中。和而不流。雖古之庸使。何以加茲。嗟乎。以仲和之品之節。矚然與冰玉爭瑩。而不見諒與當世。跼天踳地。無所於容。士無祝鮀之佞。而冀倖於苟免者。固亦難矣。

任闕齋遊漫錄 序

民國十八年十月吳汪榮寶序

自序

自八年夏離政界。卜居津衛。讀書餘暇。於時局之變遷。及歷年從政關涉之事。思有所記述。搜集資料。畧得端倪。而友人以經營實業事相召。遂至滬濱與商界周旋。耳聞目見。惟算盤一事。嗣又執務銀行。日日言利。思想隨俗而化。幾不自知。忽近十年。性靈中若有所感。方謝事求復故我。又因故不能不作去國之計。一年以來。隱名獨處。門無客來。乃得理其舊業。以自叙傳之體例。追述往事。其內容有特性者。則使成專篇。東使時代。外交可紀各節。別爲（東京之三年）一卷。漫錄所載。爲在外日常所聞見。及友人交際逸事。蓋日記之片段。非有組織之游記也。曩日有所作。輒就正於袁甫老友。脫稿請益。幸不我棄。其中宜增損者。皆從其指示。加以修正。老友爲序卷首。辭多過譽。返躬自省。懼戾不暇。寧求人知。或他日世人見諒。

任闕齋東游漫錄 序

論事求真是非。毋徒以浮說重我之謗。則大幸爾。

己巳十月吳興章仲和自識

任闕齋東游漫錄目次

最初旅程記

新任第一日

箱根十日游

觀見儀節

五人組之招待

大坂之游

福岡祭蔡

大森明曙樓

宮中宴 觀櫻觀菊會 獵鴨會

任闕齋東游漫錄 目次

皇族與外交團之交際

日華學堂懷舊宴

醒狂會

東京帝大教師小宴

北京大學時代舊侶會

下田歌子女史

日本官吏之生活

大倉八十壽宴

山本虎宴

藤原御茶料理

贈勳專使接待記

游歷團之盛況

三重生活

游東友人逸事及感想

本野與後藤

岩崎與三井

瑞士通商條約

歐戰中之瑞典駐使

休戰後之提燈會

東亞同文會與東洋婦人會

東京俱樂部

鎌倉別墅

任闕齋東游漫錄 目次

任闕齋東游漫錄 目次

興津庵之日本料理

輕井澤 伊香保 監原之游

暴風雨後之景象

美術俱樂部之拍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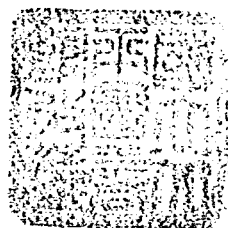
招待三黨

西京之游

歸途游記

任闕齋東游漫錄

最初旅程記



民國五年六月三十日奉使日之命。翌月十七日自北京起程。時袁項城歿未久。京中心惶惶。遷津者甚衆。陸閏生使日時。其棲鳳樓之住宅。余兄弟借居之。是時伯初已奉堂上赴津。因將粗重器具。分寄親友各處。書籍多種。搜集時頗費心血。慮其散失。悉寄存大理院書庫。十餘年舊巢。半月中一律清理。携東行李無多。頗覺身輕無累。京友設餞。日輒數次。以天氣炎熱。都辭謝之。法界同人。格外關係。特於法學會茶聚。攝影誌別。司法事業。經營數年。僅小有基礎。中途改業。與同人不無戀戀也。

啓行之日。循例掛一專車。警廳備樂隊送別。無論何國。尊視官吏。無逾中

國矣。友人至津者。咸來車話別。頗不寂寞。至新車站。廉礪卿偕法界同人來遶。日領松平恆雄夫婦亦至。是晚在敷島酒樓晚餐。畧周旋後。卽送眷至伯初宅。傍晚赴松平約。先就浴。主客各以浴衣就食。西禮晚餐須易禮服。日本料理。乃適相反。雖文簡不能並論。然盛夏得此脫畧。受福不淺。松平爲舊時一高同學。人溫厚誠懇。在中國頗有聲譽。時余患猩紅熱未久。步行尙無力。散後。卽登天潮丸。船小艙熱。幾等火坑。萬不能寢。夫婦二人。復上岸至利順德飯店一宿。清晨登舟卽解纜。一行爲余夫婦。及德馨德聲。德和三女。德和服水手衣。人咸以男孩視之。德衛自幼由伯初撫養。未隨行。朱茂溪從余任祕書長數年。因調充隨員。亦同行。外此男僕傅榮。于貴。女僕陸嫗。都爲上下九人。傅榮爲陸閨生舊僕。曾在使署任役三年。畧諳日語。一路以此僕爲最熟悉情形矣。

舟行風平浪靜。彥安及各兒仍暈不能起。天潮丸無休息室。僅飯廳一小間兼公用。而乘客用膳尚須分兩班。船主招待則甚周至。翌晨船員及乘客各出紙索書。因作書半日。午刻至大連。舟未傍岸。南滿公司派人來接。眷屬尙偃臥未起身也。上岸。由公司預備雙馬車。沿路有警保護。宿大和旅館。用特別室。飯廳亦用專室。公司特派專員招料。是晚旅館有音樂會。南滿總裁中村雄次郎亦到。中村及他客。大半依西式服夜禮服。余以旅行中未易衣。次日答訪中村。出門卽有警衛。是晚中 飲於郊外星浦酒樓。時有小霧。坐對海面。頗覺廣漠。旋霧散。小島陸續出現。誠奇觀也。滯大連兩日。換乘台中丸赴神戶。計舟行兩日。船中艙位舒適。不似天潮丸之偏促矣。船主於甲板上備一藤椅。以木牌標明「中華民國公使閣下」字樣。備余專用。惟不及夫人。在舟進口時懸中國之旗。表敬意也。舟行一日

後。途中與自天津起航之湖南丸相遇。時日置益適乘此船。以無線電來詢起居。亦以無線電答之。湖南丸馬力速。越余船而過。先抵神戶數小時。

舟抵神戶。嵯滌笙爲駐神領事。偕官員及華僑多人來送。卽至東亞旅館。新聞記者包圍發問。攝影。頗不得自由。自大連門司以來。迭與三面記者雜談。後東京大和新聞載（章公使罵日本）一篇。卽得於此輩之零雜報告。惟朝日新聞記者某君與余識於北京。特自門司同舟至神戶。於舟中暇時約談。並聲明對於兩國關係。儘請直言其意見。若於地位上不能發表者。必以友誼刪節之。尋復以所談原稿相示。經余詳細校訂。始行登載。似此審慎。自無誤傳之慮。若於匆遽中雜言亂詢。應接不暇。亦安有真正意見容其傳達耶。領事御晝禮服。胸懸勳章。一見頗以爲奇。及是晚華僑

在會館公宴。服飾悉與領事同。詢其故。乃知華僑喜以所得勳章自炫。而以夜禮服爲不使。故創此晝禮服懸寶星之例。領事徇衆遂亦從之耳。時日置亦至神戶。期於翌日午後五時快車赴東京。余則定翌晚十一時行。住友公司幹部鈴木小倉諸人。約是晚在日本料理樓爲日置及余接風。以日置五時起程。三時餘卽開席。席間布置極爲周到。室之四周各置花冰。料理精美。召集著名之藝妓侑酒。惜日置以時至中途卽行。余等於七時餘散。晚餐之早。洵創例矣。十一時登車。領署通知車站。特於普通車中爲余備一寢室。時車中乘客極擁擠。諸小兒寢台未經預定。磋商久之。始各得寢所。余夫婦歸室。見寢台較尋常稍寬。惟僅設一舖。當然讓諸夫人。上層則低而無寢具。乃商借被毯。始得勉強就寢。尙不如尋常寢台之適也。日本車中之特別寢室。大部專備一人之用。若夫婦同行。甚不合用。

舟中之特備一椅。蓋同一用意。然施諸男女平等之外交官。及凡事先讓婦人之歐風人士。則以此敬特客者。特客自身反因此受虧矣。其後陸子欣過東。亦坐此寢室。自身言病。而寢台仍爲夫人所占。不得已終日兀坐椅旁。日本古來風氣。重男輕女。近來女權亦漸擴張。此等制度。他日或可漸改。車過西京。董綬金所荐女僕藤井綠子於此上車。綠子精於小楷。人尙安靜。因領伴諸兒。惟至東京車站。卽以家庭教師自稱。並不樂執他役。終日伏案作書。兩三月後卽自行辭去。

車於翌日午刻抵東京總車站。從前在新橋。今移此。規模宏大。國都正門之氣象。與前大不同矣。劉子楷偕館員來迓。日友有至者。惟外務省無正式接待。以國書未遞。尙未認爲國賓也。中國於各國公使至國境。卽由國家招待。專車樂隊。成爲通例。實則外交禮節。各國均無此逾分之待遇。下

田歌子女史親自至站接彥安。相抱甚歡。師弟之情。與尋常酬應不同。在站與各人周旋後。卽至使署。

新任第一日

使署地址在東京麴町區永田町。與鍋島候爵住宅爲比鄰。日本內閣總理之館舍。相隔近一街口。幕府時代爲某諸侯舊居。聞初時法國使署頗希望此地。旋爲中國所得。建築爲西式。落成於李伯行任內。署有額。詳記其原委。院落甚廣。館員住宅咸附設其中。使署式樣雖舊。有大跳舞廳。東京使署有此者。惟中國及俄奧兩館而已。至署約午後一時。劉子楷卽將使事交代。在客廳與館員閑談。忽忽已三時。方憶及在車中未用午膳。乃命館中廚役備飯。廚役於倉猝間。以白湯鷄絲麵進。枵腹之餘。亦甘食之。

惟盛暑熱食。增汗數倍。既登樓。樓上爲私室。一切器具尙齊備。所不足者。寢台爲鋪板。未免憶及書生時代之生活耳。中國官署。公用物向來無人管理。新任初至。用品率待新置。日使署近年歷任甚講公德。卸任後。關於公用物都令保存。卽私置陳設品亦有留存者。與舊時外省各署之空洞破壞者。不可同日而語矣。余在任三年。頗多預置。及行時特備冊移交。惜其後遇大地震。使署被災。咸付一炬也。是晚館員全體在跳舞廳設宴歡迎。橫濱領事爲王稚虹。亦偕官員加入。家族同席。甚歡洽。九時餘散坐納涼。李文權來訪。以夜間例不會客辭之。衆謂時刻尙早。答以向來習慣。十時必就寢。夜間雅不欲治事或見客。余公私生活。喜有定時。願今後與諸君共守之。向來使署辦公。無一定時刻。余就任後。除星期日外。每日晨九時至公事房。午後五時退歸私室。經年未稍改。館員亦於定時內辦公。散

值後各治私事。咸以爲便云。

箱根十日游

盛夏赴任時。歐美各使。咸離東京外游。日本知名之士。亦大都赴別莊避暑。遞國書事竣。訪問非其時。館中無事。乃携眷作箱根游。近年在北京。夏期每遇星期六。輒往西山。與曹潤田衛心微諸友。賃屋同居。靈光寺及四望頂。均爲舊游地。星期一則歸治事。中國官署。例無暑假也。是夏已在西山布置草廬。以行程匆促。不克晏息。至東京更感炎熱。亟思得清涼之地。稍事休養。箱根距東京不遠。山上有溫泉。火車至小田原。易電車或自動車。半時卽達塔之澤。是處著名之日本式旅舍。爲環翠樓與福住。再上爲宮之下。富士屋在焉。旅客大都宿此。更上爲蘆之湯。溫泉有硫磺質。治皮

膚病甚效。其上卽箱根山頂。夾道有松林。爲古時諸候所植。山頂有蘆之湖。富士山影印於湖底。可稱奇景。富士屋在此設分館。備旅客暫憩之用。愛湖者亦可常宿。泛舟游泳。別有風趣。昔時游學。假期輒來箱根游息。時宿環翠樓。樓主人之子。亦肄業大學。以同學故。中國學生往宿者。甚得優待。歎以華大之室。而不以茶代多寡爲意。日本士紳宿此室者。例須茶代百金。中國學生則僅給數金。待遇不稍亞。蓋其意不在利矣。日本旅館之茶代。不易知其標準。日本本國人亦以是爲苦。近年有廢止之議。尙未普及也。余在使任內。出游悉寓西式客寓。固由西式生活簡適合意。實則茶代問題亦爲一因。此次游箱根。先期電富士屋定室。覆電外賓齋集。僅小室二。俟翌月方有正屋。余不能待。不得已卽寓小室。室在正屋左偏。大都備小兒等住宿。赴膳廳或客廳時。必經外院。遇雨。乃穿廚次而過。雖稍不

便。亦安之。富士屋純粹西式。游客以歐美入爲多。規則甚嚴。浴衣跣足。不得出寢室外。日人之以東洋風自傲者。輒不願來居。七年夏。湯濟武與林宗孟游箱根。湯與余寓富士屋。林喜日本風。寓對門奈良屋。夜膳後。浴衣跣足來訪。客廡侍者。堅不納。謂衣履不整。無以對女客。林乃歸易洋裝。始得入內。日本客之受拒絕者。蓋數數矣。客廡中游泳球場咸備。主人夫婦。常至歐美客廡考察實習。歸而應用之。事事親自督率。不稍暇。故成績頗著。客廡之外。復經營自動車。車穩而捷。不愧爲登山利器。車手頗受教育。登山時。偶越過人力車及重載車。或道窄。移動置物。輒舉手向車夫或鄉人爲禮。未聞爭路而喧擾者。主人之兄。在日先經營金谷客廡。亦布置井然。棠棣相印。亦韻事也。此行同往者。爲彥安與三女。並攜女僕二人。其後三年中。游箱根者。凡五六次。皆寓富士屋。得相當之室。不似此行之擁

擠矣。

覲見儀節

五年八月二日午前十時覲見日皇。遞國書。先一日外務大臣石井菊次郎夫婦約余夫婦午餐。並接洽覲見各事宜。是日宮內省派式部官與平昌國以公式雙馬車來署。余先刻服大禮服以候。各新聞社聞信。紛派人至門前攝影。中國外交官大禮服。繡金色嘉禾冠。白毛帽。加以金帶長劍。至爲華麗。赴任時。慮新製未能趕成。假得一舊者攜東。及到後命三越定製。數日卽完工。三越承攬此等禮裝。久成熟手矣。惟盛夏服此。厚重頗不能耐。中國服制。夏期本有白色常禮服。商之宮內省。以日本定例。須服黑色大禮服。乃勉從之。幸是晨天陰尙非酷熱。然卸單薄之夏衣。驟加此厚

重之呢服。身體之受束縛。難以盡言。日方禮服亦相等。無論何國。官場咸重儀式。此節推美國爲最簡單也。及時式部官引公使同乘公車。公使夫人及翻譯官則乘使署自備之車。是日翻譯官爲郭東泉。日本接待使節。大使有儀仗隊爲前驅。公使則無之。若中國則接待公使。亦若大使。初未加以區別。以外交儀節言之。中國所定。與各國未盡符合者至多。蓋當局者迄未盡心考察耳。車進二重橋。達宮門。宮爲歐式。內部有和風裝飾。下車後。在接待室小憩。外務大臣及式部長等咸禮服以待。日皇御殿。公使隨式部官進謁。進殿門。正立稍鞠躬。及殿中。更稍鞠躬。離御前三尺。乃正式鞠躬。日皇中立。微動體相答。中國所定禮節。對長上連續三鞠躬。甚不合理。各國通行之禮節。從無連續三鞠躬者。卽敬神時。在神前亦一鞠躬而止。其進門及中間之鞠躬。寓致敬意。非相對之禮也。是時公使向上中

立。譯官左側立。日皇右側爲式部長。下爲譯官。與吾國譯官適並立。外交通例。公式用法語。日本於覲見時。用法語或英語或本國語。悉聽公使自擇。公使言後。由己方譯官譯致彼方譯官。譯官轉陳式部長。然後由式部長直奏。日皇答詞。亦先由式部長告譯官。展轉傳述。公使卽諳日語。亦不能應用也。余以中國語誦國書。俟照上例傳述畢。然後將國書呈遞。日皇接受後。以卷紙誦答詞。其傳述亦經三次。余通日語。咫尺之間。可以直達之語。乃經如許之手續。一語輒聞三遍。頗生異感。國書遞受畢。日皇乃賜握手。加慰勞語。余答謝。鞠躬退出如前儀。旋至接待室。日皇后宮大夫。謁見皇后。公使與夫人同進。至時仍由式部官引導至別殿。其儀式與覲見日皇同。鞠躬畢。皇后分別慰問公使夫婦數語。循例答謝。退出如儀。仍與式部官乘公車回署。以香賓酒款之。禮乃成。公使覲見。

尙有與大使不同者。大使覲見畢。於宮中賜餐。公使則無之。各皇族處。循例先往投刺。另定期謁晤。是時式部長爲戶田氏共。皇后宮大夫爲大森鍾一。翻譯官爲吉田要作。吉田於儀式各節。最爲熟悉。以式部官兼任外務省翻譯官。各國使署。咸倚任之。

五人組之招待

至東後。日友人之酬應。以五人組一局爲開始。五人者。江口定條。犬塚信太郎。飯田延太郎。大內暢三。及桑田豐藏是也。五人相約迭爲主人。因名五人組。江口爲三菱要人。從事實業。而以教養青年爲己任。犬塚與飯田。在東三省經營礦業。大內與犬養毅爲一派。任議員。後充東方文化事業總幹事。常川駐中國。桑田爲三菱代表。久住北京。與余識最早。惜數年後

卽以病去世。五人組之宴。首由江口設於山口屋。同席者有三菱之三谷一二。大石廣吉。三宅川百太郎諸人。嗣於三何屋爲牛肉鍋會。學生時代。時以牛肉鍋補寄宿舍之儉食。彼時每鍋值僅三角。今則價增數倍。而材料減少。每客須三四鍋始果腹。奢儉大不同矣。飯田則於吉祥寺別莊招待一次。家族亦同往。其後酬應日多。五人組之會亦遂作罷。

大坂之游

赴任時過神戶。住友公司以製造各廠悉在大坂。約往參觀。以匆促赴東京。與日置約秋冬再往。五年十一月十二日與日置及郭東泉偕行赴大坂。厲大坂旅館。一切由住友招待。招待員爲太田。通華語。翌日參觀住友之伸銅廠。電線廠。鑄綱廠及東洋紡織廠。終日。伸銅廠者。以粗圓之銅幹。

用極強力之機器。壓成細銅。極短之銅幹。其結果乃成數百倍長之銅絲。故以伸銅名。電線廠用工爲多。普通所用電線。由銅絲包以橡皮及麻線絲線。所費手續甚繁。鑄鋼廠觀鐵汁流出時。各帶黑色眼鏡。然歸後眼受強烈之光熱。覺不舒者久之。紡織廠日本最發達。近推設於中國。津滬紗廠。以日本人經營者爲多。卽所謂中國人自設者。幾無不仰給於日本。日用最要之品。中國不能自給。前途至可慮也。是晚因參觀各廠。頗憊。早息。

十四日游奈良。住友備一電車直達。途中不少停。行甚速。住友忠輝爲主人哲嗣。特來陪游。飯於奈良旅館。奈良旅館由鐵道省經營。布置爲西式。惟所用材料悉用國貨。電燈棹椅。均參以東方意匠。頗覺幽雅。午後游公園。隨處皆鹿。不避人。與以食卽食。日人以神鹿名之。余愛鹿角。住友特以

一架見贈。歸後松方侯爵之子創辦松田製造廠。力請前往參觀。因馳往。廠爲新設。所製軍械。大都爲俄國之定貨。廠屋尙未成。而出貨已如山積。其奮往之精神可佩。是晚大坂官民在旅館開歡迎會。到者百餘人。主人由住友子爵爲代表。賓主各有演說。互言親善例嗣而已。九時散。日置以時尚早。約游道頓掘市街。是處街道甚狹。兩面店舖如鱗。爲最古商市。以人力車往。例不得乘車入內。因天雨。客少。遂未下車。及出街口。爲警所阻。將科車夫以違警。車夫以自大坂旅館來答之。竟得釋。日置幼時。曾在大坂中學校肄業。嗜冷製魚捲飯。此飯大坂爲名產。購一圓攜歸。余以臨寢不能食辭。及翌晨詢之。則已於夜間食罄。胃之強弱不同有如此者。

十五日參觀造幣廠。廠注重鑄金幣。銀輔幣不多鑄。輔幣式樣近年逐漸改小。半圓幾與中國之兩角相等。蓋以代表計數。不以分量論價值矣。午

後參觀旭玻璃製造廠。廠爲三菱所經營。尋常秘不開放。以余等非專門家。特許縱覽。其後胡次珊欲在北京接辦玻璃廠。請使署介紹參觀該廠。竟不見允。余等於製法及材料。粗觀一過。亦不得其奧竅。僅知該廠於機器之外。仍用專門之人工。將燒軟之玻璃圓質。逐漸吹大。據聞此類人工。終身專司此事。廠中嫻於此技者。不過數人。近年更減少云。

是晚華僑在中華會館開歡迎會。並請日人曾遊會會員作陪。曾遊會者。日人之游中國者。歸後組織此會。時與華僑聚合言舊。散後。興未盡者。多數復至日本酒樓再飲。余先歸。

十六日住友約午宴於京都中村樓。樓爲著名料理店。陳設精美。料理尤適口。午後。稻畑勝次郎在南禪寺本宅開園遊會。約往與會。是日客到者數百人。園林優勝。到處設飲食店。及各種餘興。京阪藝妓。咸招集供役。美

人游客。時相率攝影。其後主人彙集成冊見贈。嗣在園中山上聚餐。主人演說。余亦祝主人萬歲。傍晚散。日置於是晚先歸東京。余於翌晨赴福岡。

福岡祭蔡

蔡松坡與范靜生周伯勛李賓四四人爲梁任公之高弟。留學時代卽相識。四人中惟蔡爲士官畢業。洪憲時代袁頗忌蔡。蔡於民二來北京。袁一見謂人曰。(中國軍事人材。惟蔡一人。)卽令在軍事處辦事。軍事處爲是時軍事最高機關。袁自領。辦事員不過三四人。蔡在處地位雖高。但無實權。袁蓋重其材而羈縻之。及帝制問題起。袁使人防蔡。蔡微服出京赴滇。舉旗反對。帝制遂取消。蔡在軍中得喉疾。事平至滬。不能出聲。乃至日本福岡就醫。既診知病爲喉頭結核。不能治。五年夏遂卒於福岡病院。蔣百

畢。伴蔡至日。一切後事。悉由其經理。蔡卒。黎總統發令追悼。電命駐使祭奠。並照料靈柩回國。余卽馳赴福岡。與郭東泉偕行。嵒滌笙先一日往與蔣接洽。余等宿福岡榮屋。時榮屋接待大演習元帥甫畢。寓中日本室亦半備西式。因是起居頗便。蔡柩停崇福寺。余代總統前往祭奠。蔣接待以禮。旋復至醫院訪醫士。詳詢病情。蔡之主治醫。爲久保田博士。精於治喉。爲言蔡肺疾已深。故不能救。博士並見示誤吞食物。不論金質石質。均可一律取出之器械。醫術之發達。真堪驚異。蔡柩由招商局派新銘至長崎接運。因與鐵道局商借專車運至長崎。布置畢。報告中央。卽歸東京。福岡出產。以織物及磁像爲最著。余購腰帶一幅。歡喜佛一尊。佛有笑容。人皆愛之。腰帶改製屏風兩事。頗文雅。飾署中。日人來者。咸詢是品產中國何處。余以博多織答之。皆歎爲未見云。

大森明曙樓

大森在東京郊外。背山面海。凡不樂東京繁雜者。輒寄居是地。有事至都城。交通甚便。五年九月。蔣百里周伯勛來訪。偕劉子楷宴之於大森明曙樓。清談忘世。不拘形迹。儼若舊時同學聚會之景象。散後。以車送周至其宅。周卽厲大森。其後冬日復約周飲於是樓。客簡屋寒。甚爲肅瑟。周離故國。隱於東瀛。以賣買股票爲業。亦不甚得利。著有仿父詩草。詞甚曠達。同學四友都入政界。若蔡松坡秉軍政。范靜生長教育。李賓四亦爲鹽運使。獨周不欲以官自見。以些小之資本。與市儈爲伍。起居簡陋。不以爲意。其所見殆有過人之處也。數年後李在津去世。范亦於前年歿。周之踪跡無所聞。其健在耶。

宮中宴 觀櫻觀菊會 獵鳴會

每年一月五日。有新年宴會。二月十一日紀元節。及天長節均有祝宴。在宮中豐明殿舉行。外使均與宴。凡宮中宴都爲午膳。膳爲日本料理。計膳品十三色。有一品飾以小竹枝。側立兩仙鶴。頗爲美觀。鯛魚爲膳中要品。以紅綠絲線縛其頭尾。若元寶式。宮中宴每次數千人。所用鯛魚。大小須一律。據聞先期豫備。日本海所得不足。有多數係取之於朝鮮海。專船專車載運。不惜其費。米飯中有豆及菜雜煮其中。甚甘美。酒杯爲白磁。中有金色菊花紋。例准攜歸。外使中並有攜取碗蓋以爲紀念者。亦所不禁。惟服大禮服。殊不便多帶。碗爲白色藍花。磁質頗細。箸爲白圓木。飯前用日本酒。由金邊制服之侍者來斟。膳品至豐。所餘頗多。日本大員。大都以白

包袱包之。親自攜歸。與家族共食。外交團特受優待。以名片置膳盤中。歸署後。由宮內省派人將全膳送至。余留仙鶴及酒杯。餘以分贈署中雇用之日員。日員各攜歸餉其家族。以爲榮幸。開宴時。日皇席居中。畧高。與宴者席東西相對。中有甬道。最前列爲皇族。次爲元老。元帥閣員。次爲外使。日皇於酒齊後。起立讀祝辭。內有頌列國元首健康之語。內閣總理大臣先答謝次由領事大使代表致答辭。以法文宣讀。余在任中。初爲英使。嗣英使歸國。俄使庫朋斯齊爲領袖。其時俄已革命。惟國際間尙未正式承認。因是駐使仍其舊。本國國體業已變更。而舊使仍爲領袖代表。可爲異例。先數日領袖將答詞擬就。送請各使同意。各使簽字其上。乃定稿。雖屬例辭。以代表各國元首。特示鄭重。凡有大使駐在之國。領袖惟大使爲之。公使雖資深不能首列。吾國駐各大國之使。無論如何資深。不能得領袖

之機會。以各大國均有大使。吾國止派公使也。

新年元日。宮中有受賀典禮。是日午後三時。外使及館員偕夫人進宮慶賀。其儀式頗爲隆重。日皇及皇后在正殿中立。親王王妃以次並立。每人相離約丈餘。有台約高二尺。皇后御長裙。以銀鼠製之。王妃長裙稱是。均拖列台際。外交團各夫人。是日亦各御長裙。長約二丈餘。行時有宮女二人在後分提裙邊。及殿門外。乃釋手。長拖入內。各國各以其本國貴重絲織品製就。所費聞有達二三千金者。行禮時。各使率館員以次分入。每入殿時。侍者高唱某國國名。鞠躬儀節。與覲見時同。散後。外交團咸至領袖使署茶會。各夫人在長廊內各拖裙行走一次。以自賽其裙。裙修長而華美。每次拍手讚美。受者頗以爲榮。誠外交團新年之餘興也。吾國女禮服無此制。是日參與其間。無先期預備之繁。惟服飾不能從同。在當時不免

稍寂寞耳。

新年及紀元節。於開宴前別無謁見禮。至時各先就膳位。日皇入座時。咸起立致敬。散時亦然。膳中作古樂。其音幽雅。談話不禁。惟無高聲者。日本料理無更換食器之煩。除一二品外。咸先時安置膳盤。故用膳時間頗速。時入座至散。席不過三十分鐘而已。

天長節禮節最爲煩重。清晨在練兵場閱操。陸軍省招待陪觀。惟到否可自由。十二時宮中宴。六時外務省公宴。均穿大禮服。進食時舉動甚爲不便。九時外務省開夜會。此時偕夫人同往。又須易夜禮服。是日外交團追隨其間。蓋終日在儀式中也。

每年春季有觀櫻會。秋季有觀菊會。在赤坂離宮或新宿御苑舉行。是日與會者人數甚衆。使署參隨咸受招待。凡游歷官商。亦得由使署介紹與

會。並謁見日皇。服飾爲晝禮服。卽前後長短一律之衣。歐美風氣通行前短後長之晨禮服。若晝禮服本爲英國式。美國惟送喪用之。日本定制須晝禮服。美國游歷紳商。有以晨禮服往者。竟爲門者拒絕。外交團頗引爲不便。近時亦漸許通融矣。至女子與會者。以洋裝服原則。外國人各衣其本國通行之衣。初不拘定式。若日本婦人。非洋裝卽須服古裝禮服。因是園游會中。日本女客甚稀。據聞明治帝主持維新。終身不御和服。宮中一律洋裝。因是和服不得進宮。可徵當時崇尚歐風。以身作則之義。近年日本已與強國爲伍。國粹之說漸起。遇園游會。婦人亦得以和服入。惟朝會正式典禮。仍以洋裝爲限也。離宮及御苑。庭園甚廣。可容數千人。日皇至時。外使參隨及帶見之官商。分國以次立候。日皇行過。一一賜以握手。或畧詢一二語卽禮畢。園中設食堂。外使及夫人各有坐位。其餘各得熟識。

之人聚食。任意自取食物。與普通園游會同。惟天雨順延一日。或作罷。故與會亦憑天運也。

獵鴨會爲皇室與外交團游樂之一端。每年春季或秋季。在埼玉縣御苑舉行。是日派親王一人爲主席。各衣便衣。外使及參隨。均偕家族往。鴨卽野鴨。獵鴨之法。於苑中設水池若干處。池狹長若水槽。池外四周圍以樹木。設門長閉。門中開一小眼。備獵者窺鴨來否。鴨集池中時。各人持網往獵。每班十餘人分立池之兩側。俟鴨飛上。以網兜之。不得向池中撿取也。每班男女客各半。至池門左近。卽須輕步。防驚鴨飛走。惟女子西衣。行時往往窻窻有聲。又或談笑聲爲鴨所聞。至池側時。往往已先飛去。故獲物甚少。余每次得一二尾。甚以爲樂。午膳爲西餐。中有一味。爲鍋燒鴨。卽獵得之新味。臨行時。公使例得贈鴨四尾。携歸自烹。不問自身獵得與否也。

凡專使至日時。皇室亦有時招待獵鴨。汪伯唐來日。特爲汪舉行汪獵數次。無所獲。歸時亦得贈數尾。置車中。若獵得者。以助興也。

皇族與外交團之交際

公使赴任後。例須謁晤皇族。皇族對外。由其家令或別當出面。別當云者。家臣之義。公使先派官員與家令接洽謁見時日。凡皇族有皇妃者。公使夫人亦偕往。謁見時。皇族立客廳中。向之一鞠躬。皇族還禮。畧談數語。卽退。不賜坐也。惟宴客時。亦主客並坐。與普通交際禮節無異。當時皇族以伏見宮爲最尊。每年宴外交團一次。用西餐。妃亦列席。其他閑院宮東伏見宮等。間有宴會。不以爲常。伏見宮宴客。其菜單最有特色。菜單上印明各客姓名。頗足以備紀念。凡宮中宴會。皇族咸列席。每年獵鴨會。例有皇

族一人爲主席。是時便衣畧服。與外交團隨意談笑。毫不拘形跡。但所談絕對不涉政治耳。

日華學堂懷舊宴

光緒戊戌年冬。湖北南洋派學生四十餘人至日本留學。陸軍學生入成城學校。文學生由高楠順次郎博士組織日華學堂。聘請教習補受日語及普通科學。余與雷繼興。胡伯平。楊補塘。楊翼之。富意城六人。自南洋公學派往。到後卽入此學堂。此外浙江北洋派來及自費生總計二十餘人。一年餘各分進正式學校。此學堂亦遂解散。初到時。各人於日本飲食起居。尙未能習慣。與當時舍監。頗以瑣事多齟齬。高楠則時至調和之。高楠精佛學。通梵文。在文科大學任教授。學堂事委寶閣善教爲常川主。任此

次余再來東京。高楠及舊時教員。於星岡茶寮設宴歡迎。列者爲高楠。寶閣。及土屋詮教。安藤弘。美野田琢磨。高島圓。櫻井義肇。有馬祐政。田代直樹。江波知輝諸人。田代爲舍監。江波爲醫生。其餘均教員。別十餘年。各人均見蒼老矣。高島別號米峯。自設雞聲堂書肆。著述頗有名。櫻井主持中央公論雜誌。安藤任東洋大學幹事。有馬爲同文書院中學部教頭。當時尙有梅及酒匈兩氏。已物故。余旋在使署答宴。並請各人書數字於手冊。實閣書君子之交談如水一語。甚有味也。日華學堂出身者。如王亮疇。張昶雲。王長信。張星五。金伯屏諸人。來自北洋大學。陸仲芳。錢念慈。陳樂書。何燮侯諸人。來自浙江求是書院。汪子健則由浙江蠶學館派來。最可惜者。黎澤舒及蔡君安君。鄭君四人。於唐才常一役。被難於漢口。又有自費生陳玉堂者。潮州人。同居年餘。無人通其語言。其人甚有血性。後亦不知。

其究竟矣。

醒狂會

醒狂會爲第一高等學校同學所組織。以時聚會聯舊誼。醒狂會者。雖狂猶醒之義。謂學生高歌放論。人以爲狂。實則世俗乃沉迷不醒耳。余與胡伯平均東京一高出身。胡爲長崎領事。因劉子楷歸國。來使署代理職務。一高同學。假紅葉館歡迎余等。醒狂會會員在東京者有十六人。是夕大半到會。談寄宿舍舊事。余當時因練習日語。曾進一高寄宿舍一年。是時同進者爲吳止欺。錢念慈。陳樂書。何燮侯諸人。寄宿舍有東西南北四寮。各人特分居各寮。與日人雜處。蓋廁身莊嶽之意也。寄宿舍由學生自治。舍監監督之。一高學生。素有蠻勇之名。有所謂司叻姆者。猶言暴風雨驟

至。每於夜深時。學生之中酒者。糾合十餘人。侵入各寢室。叫鬧。甚或啓衾。將已睡者。拖起。舉動雖近粗暴。學校當事者。爲養成學生元氣起見。亦放任之。後因放縱過度。乃加禁止。聞近年此風已熄矣。醒狂會員。有官吏有實業家。其地位尙在中級。今則公使。總裁。局長。社長。已不乏其人。惟尙未有任閣員者。凡已成之國家。人材大都循序漸進。非若革新之國。青年得驟躋高位也。紅葉館聚會後。越月。答宴之於使署。諸人嘗魚翅。飲紹興。益形歡樂。迴憶在寄宿舍時。習課疲乏。輒倡言組織公司。集銅幣。購番芋。鼓腹。當年之書生景象。今猶在目前也。是時在東京之醒狂會員。爲專賣局副參事。平野亮平。海軍主計。少監。柳田次郎。法制局參事。官松村真一郎。文郵省參事。官黑澤次久。朝鮮銀行東京支店長。吉田節太郎。實業家。柳瀨榮次郎。內閣書記官。天岡直嘉。三井鑛山會社高島基明。外務省書記。

官木村銳市。第百銀行小高卓爾。特許局事務官馬場穎一。東京地方裁判所判事久保久。東京稅務監督局小島誠。法局制參事官原象一郎。勸業銀行鈴木一來。

東京帝大教師小宴

前在東京帝國大學聽講時。教師爲穗積八束。梅謙次郎。和田垣謙三。高橋作衛。金井延。一木喜德郎。土方甯。小野塚喜平次。山田三良。宮崎道三郎。岡田朝太郎。穗積陳重諸博士。及就使任。積穗八束。梅和田垣高橋已作古。一木適在大隈內閣任內務。其餘諸博士。仍主講大學。某日諸博士於國際學會例會時宴余。是席演說。余先期豫備。主席爲前任外務石井菊次郎。學者聚會。有一種誠懇之象。與尋常外交官交際不同。數月後。余

約諸博士小宴。席散。於院中小亭側攝影。小亭名亭亭。爲陸閏生在任時所築。余與穗積陳重二人。更同攝一影。表示永遠傾仰之意。穗積爲純粹學者。不問政事。著作等身。各國學者咸推重之。對於中國改訂法律。甚熱心協助。法律館延聘顧問。均賴其介紹。余每有問題往詢。輒諄諄陳說不倦。至今猶追憶及之。

北京大學時代舊侶會

余任北京大學堂教習時。日本人教習。仕學館爲巖谷孫藏。杉榮三郎。師範館爲服部宇之吉。太田某。高橋勇。余與高橋寄寓校中。朝夕晤游甚稔。是時朝日新聞通信員爲豐島捨松。商標局顧問爲小谷錢次郎。時相往來甚密。豐島小谷適來東京。至使署訪余。不晤已十餘年。相見至歡。以二

詔人當晚來會。時巖谷已作古。太田
偶然聚合。談舊時大學堂情景。頗多今昔之
大學教授並學長。其後兼任東方文化委員。年至中國
初在大藏省。後轉任宮內省。甚得擢用。高橋爲美術教員。特以
自作屏風見贈。余保存之十餘年。今已他屬矣。余與巖谷共事最久。巖谷
講授民法。余任譯述。時修訂法律開館。余與巖谷組織中外法制調查局。
供給法律館各種材料。後巖谷亦由法律館聘爲顧問。教習期滿歸國後。
仍以通信兼任調查法律事務。惜以嗜酒致病。竟未能重晤也。

下田歌子女史

實踐女學校爲下田歌子女史所創辦。彥安留學日本時。卽進此校。寄宿

其中。其時同學者爲曾志恣。蒯若木。王小宋。錢稻孫諸夫人。下田對於中國女生。教導待遇。至爲親切。時學校所建築尙未告成。寄宿舍另賃一日本屋。由舍監時任作子監督之。舍中灑掃。各女生親自擔任。中國女生亦不分畛域。食膳至清苦。間日偶有魚。其餘僅鹹菜羹荳而已。下田主持此校。以造就賢母良妻爲主義。於家政及女子自立職業各科。尤爲注重。命名實踐。用意在此。下田是時兼任宮中女官。聲譽甚著。京師大學堂總教。吳摯甫至日本考察教育。余與吳止欺張星五爲任譯員。下田亦派員照料引導。此次余夫婦重至此邦。下田至車站相迓。見彥安卽擁安慰。若母女之久別重會。某日。彥安特訪其家。適余有他約須用自動車。乃以馬車往。歸時忽馬驚車翻。足部受傷。幸離下田家未遠。再至其家。延醫應急施治。乃得勉強回署。其後臥月餘始起立。下田時以使慰問。及愈。特約上。

田及舊時校中各教員至署小宴。下田見諸女愛撫尤至。宴畢。攝影誌念。師弟相愛之情。女子較男子更切。可於言外得之。

日本官吏之生活

游歷員某晤日本某大將。談及吾國財政困乏。因是軍事未能充實。某大將笑言曰。〔敵國官吏瘦。故國家肥。貴國官吏肥。故國家瘦耳。〕其言似謔。實切中吾國之病。日本官吏生活。以節儉自勵。軍人尤尙刻苦。嘗赴後樂園陸軍宴會。偶與教育總監一戶兵衛大將聯座。是席爲西餐。大將詢余平時是否中餐。並言及中餐之美。余亦詢大將日常何食。大將答曰。〔若詢僕何食。但觀兵士所食足矣。僕每日蓋與兵士同食也。〕一日訪新自青島總司令卸任之某將。青島總司令署。爲德人所建。華麗可比皇宮。某

將歸東京。其住宅僅小屋數間。室中置木椅數事。以山羊皮爲墊。其陳設之物。惟刀劍等紀念品而已。其朴素如此。其他如外交官吏。習與外人酬應。初意必較華奢。實則私人生活。於公人生活。截然不同。例如內田康哉。早年已任中國公使。旋任歐美大使。是時適退任家居。余至其家。見與尋常中等人生活相似。出入由公共電車。與中國之曾任大員者。其奢儉大不同也。余所知之人。如林權助。日置益。小幡酉吉等。回國後。生活均極儉省。從無自置自動車者。又如候爵小村欣一。自有汽車。是時在外務省任書記官。以次官以下。未用自動車。亦以人力車到署。卽遇使署招宴亦然。蓋日本各官署。惟大臣得乘公置自動車。其餘大部利用電車。其自備馬車或人力車者。已不數見矣。余歸國後。見各署參事司長。各自置汽車。日夜奔馳。酬應。嘗歎官吏風氣如此。必傷廉節。猶憶前次赴德。乘德國船。一

等艙約百餘位。自余等一行以官吏資格乘坐外。偶有歐美領事二三人。其餘外人悉爲實業家。由此觀之。一國之優等生活。由實業家爲領袖者。其國必富。若優等生活。非官吏不能享有者。其國必貧。此一定之理也。

大倉八十壽宴

大倉喜八郎男爵。投資中國各種事業。至老彌篤。嘗於冬季至東三省蒞製鐵廠新鑪落成禮。寒風刺骨。不御外衣。其壯健可驚。有人詢其長壽術。大倉謂平生惟晨起必浴。故精神終日振作。此外起居飲食。初無以異。人殆天授也。喜食鰻魚。但亦非致壽之由。其八十生辰。在帝國劇場演劇三日。宴客數千人。余亦往祝。開劇前。大倉自身有演說。來賓有祝辭。與吾國之徒尙熱鬧者不同。日本素不通行送壽禮。主人費鉅萬。更以紀念品贈

客。若吾國之集公份。徵厚禮。官場且以禮物之豐儉。爲交情深淺之標準者。蓋不可同日而語矣。中國友人。贈以泥金壽屏。大倉喜甚。平時亦縣諸堂舍。迨米壽時。（日本以八十八歲爲米壽）更向中國知交徵文。以銅板彙印成冊。副以時錶及美錦。分贈友人。作爲紀念。自中國往祝者。舟車宿舍之費。悉由大倉供給。演劇數日。震動一時。日人之持清議者。頗非議之。大倉建古物陳列館。蒐集東洋美術品。尤以佛像爲多。大都自中國得之。是館費百五十萬。八十壽時。以是館提贈於公衆。設委員會管理之。並附以維持費五十萬。其慷慨不自私。自壽其壽。後人亦將壽之。是館後燬於大地震。今已由其嗣子重建恢復矣。

大倉於每年四月八日佛浴日。在向島別莊開游藝會。習以爲常。余亦赴會。惜無藝可自陳。到會者大都爲友人之欲自獻其技者。書畫琴歌。諸類

悉具。以謠曲爲多數。能者既多。演時乃限以時刻。至長不得過十分。而演者輒欲自延其時。上台不輕下。客咸拍手促下。詢堪發噱。八年是日余亦被招。借以行期已迫。未克預此清游也。

山本虎宴

山本唯一郎爲松昌洋行主人。經營輸出入及船業。在吾國各埠設有分行。歐戰時。日本商人之起家者頗衆。俗謂之成金。(成金者日本將棋中用語。「金」在各子中爲驍健者。次於「車」而強於其他諸子。凡「卒」或「馬」過一定界綫。即可翻轉而變爲金。名曰成金。猶化龍之類。暴富之人。在社會變化之象。與之相似。因此目之。山本亦其一人。一時財產逾千萬。揮霍有名。建巨廈。務極華麗。花園中之巖石。專足至中國滇蜀各處訪

求不以爲費。是時日本金融充裕。習尙漸奢。識者憂之。風景佳尙之地。別墅之新築者。踵趾相接。美術家及畫家聲價驟增。成金者流。喜以風雅自飾。投鉅貲不甚顧惜。每遇美術展覽會。尋常畫額。輒標巨價。不數日已有預約。蓋成金類皆胸無點墨。搜集美術品。惟多是嗜。聽門客揄揚之言。卽解囊納之。而不知門客與美術家及畫家本有淵源也。山本氏好獵。聞朝鮮山中有虎。乃集衆往獵。以土人爲引導。得虎豹及其他野獸。歸東京。於帝國旅館開食虎肉會。余夫婦亦被招。赴席稍遲。客數百人。已咸集。是夕爲西餐。湯後出虎肉。冷製。其味若牛肉。不豫示。亦未知其爲猛獸之肉也。餐後。有餘興。舞台設深山聚獵之景。虎豹等獸。以其皮製成雛型。或臥或立。置於山腹。使諸客得觀獵之樂。主人復贈征虎記一冊。載往獵經過情形。虎骨精一瓶。色白而膩。謂性極滋養。適實相寺貞彥來訪。因轉贈之。山

本此舉。費三萬餘金。可謂豪矣。後數年日本經濟家起恐慌。一時之成金。不能支持。破產者無數。山本亦敗。人生榮枯之無常。亦大多如是。十二年在滬時。西門子管趾鄉約餐。忽遇山本。謂將赴歐洲考察。談舊事頗多感慨。此後卽不聞其踪跡矣。

藤原御茶料理

日本古傳之茶禮節。最爲幽雅隆重。宴客以（御茶料理）爲最敬。茶禮節云者。飲茶時有一定規式。與尋常以茶敬客不同。其法先以綠茶研細爲末。以水調之。味苦而澀。客一飲而盡。或以碗傳飲。其餘剩者主人飲之。此爲定式。客飲茶時以跪坐爲禮。例不設坐墊。使署之後有星岡茶寮。吾輩留學時代。開飲茶之禮。約二三友人前往試飲。寮中侍女不爲設坐墊。初

以爲輕代中國學生。頗不悅。及出詢日友。乃知席地坐飲爲古禮。所謂「御茶料理」者。客至。先進食。食畢。始進茶。事事由主人親自供役。不經僕人之手。日語宴客曰（御馳走）主人自廚次運物至客座。經長廊。輒馳走。附會者遂謂其語義卽出於此。實則馳走等語。乃先有音而後強寫以漢字。非有意義也。

藤原銀次節。由三井出身。經營王子製紙會社。負盛名。積資頗富。其宅爲伊藤博文舊居。建有茶室。是日客共五人。入門。主人出迎。咸脫屣。在四疊半之小室。坐候客齊。（日本室以蓆計。蓆一張爲一疊。）主人先退。適雨。主人以笠及屐進。謂客曰。少頃當來躬送。客則辭曰。毋煩。主人聞鐘聲。便往。午刻鐘鳴。客戴笠著屐。循院中曲徑以行。不張傘也。旋至茶室。室亦四疊半。門低如竇。客佝僂始得進。室牆懸一中國古畫。以今日余爲主客。以此

表敬意。畫前小几。陳設磁瓶一事。插紅花一朵。鮮豔可愛。室中間置方爐。嵌入席內。爐側陳列茶具。茶罐一。茶匙一。茶碗一。鐵壺一。外清水一盂。白炭一束。清潔古雅。幾疑爲仙人煉丹之用。客入室。先後賞玩各物。主人至。燃白炭。注清水於壺。後出。有頃。主人來迓。謂膳已備。乞入座。客乃隨主人至膳室。室稍寬。有十疊。主客例須酬應主人。余因未諳禮節。推次席。有賀長文爲代表。有賀在三井任理事。有賀長雄博士其弟也。膳室設座五。主人躬役。不陪食。膳品爲醬湯一。雞餅一。黃魚一。不設生魚。謂古禮無之。飯孟置座前。由客自盛。醬湯可請益。客以湯碗授主人。主人持至廚次。以新者進。食品雖簡。主人意盛。客咸飽食。食畢。主人撤食器。客小坐。有間。主人出謝。客曰。頃嘗餘饌。如今日調和未能得宜。有慢諸客。失禮殊甚。客正坐深謝之。遂退出。復至茶室。小憩。俗例宴客。主人於就膳前。往往謂客曰。今

席無善味。請客嘗之。語固自謙。實不免矛盾。今主人於客食畢。乃嘗其餘。再示歉意。可謂合理矣。至宴客不事多饌。以表見主人心意爲重。不在羅列山珍味海。徒事哺啜。喧擾不甯。紳士高尙之風。固宜如此也。

是時茶室古畫。主人已更懸新軸。花亦重插。最有風韻者。爲鐵壺之水沸聲。古來詩人以松濤喻之。靜中微響。非雅人無由領畧也。旋主人至。以茶匙盛茶末。置碗中。注水調之。有賀自懷中出白紙。並以一枚分余。他客咸出紙。余方欲詢何用。則主人已以茶碗進。有賀有賀。叩一口。以紙拭碗際。卽遞余。余乃恍然。亦叩一口。拭後遞他客。五客以次遞畢。乃返主人。主人一飲而盡。所謂茶禮節始畢。主人復讓客至內室。見其夫人。夫人亦製茶。詢客飲否。余意領受爲禮。答願飲。以爲必如前例。稍飲卽授他人。旋夫人以茶一碗進。余叩一口。方欲轉遞。而他客辭不受。有一客亦得一碗。飲罄。

始已。乃知飲茶之法。不能拘於一式也。

茶室中所用茶碗。若中國之宋元磁碗。口有損。以金鑲補之。茶匙爲竹製之罐亦磁器。客閒談謂茶碗大都爲古代名人遺品。數月前。美術俱樂部有一碗。爲人以五萬金購去。一客漫問主人曰。主人此碗。得毋卽此品耶。主人笑置不答。嗣至內室。見室內牆側立一方匣。約三尺見方。客詢主人中何貴品。主人答稱茶碗空匣。客以碗小匣大。啓視之。則內有套匣十餘具。每具均載明此品原存何處。今歸何人。及最小之匣。內有古錦爲裹碗之用。箱底有投標紙。則書明標價五萬圓。始知主人實以鉅價得此古碗。今日用以敬客也。愛玩古董之觀念。各國人性質。微有不同。卽此一端。可以見之。

御茶料理。其禮節煩難如此。少壯之人。往往不能耐。嗜此者。以老年自適者居多。藤原謂有時。主人頗欲一試。而得客甚難。客固安坐享用。然費時須半日。不得中途先散。客之羈於世事者。遇招輒辭。主人又不能令素未相識之人。任意約聚。故五人之會。至長易成。余將歸國。藤原以余爲知音。定期余與夫婦設餞。彥安亦極欲一觀其禮。卒以事冗未克應召。至今惜之。藤原嘗著宴客常識一小篇。歷敘宴客真義。在主客互罄情誼。世俗視爲酬應主人。但任其餐費。而不問客之適否。非古禮也。至挾妓酬酒。尤屬下乘。惟推行御茶料理。可以一矯其弊。藤原之說。蓋切對日本流俗而言。若反而觀之吾國。近年士大夫宴會。其俗擾之狀態。更堪自愧矣。

藤原以日本古畫相贈。余以元磁碗答之。藤原大加愛重。適余將行。數使其秘書來詢碗名。並歷來爲何人保存。此碗前得之於博蘊齋。初未知其

來。歷吾國人之視古董。重在年代之古。不以其曾屬名人。增其昂貴也。此碗雖屬元磁。亦常品。無專名。乃以他日查得相答。迄今未踐約也。

贈勳專使接待記

汪伯唐以贈勳專使來日。其間經過許多曲折。及定議後。日本欲蓋其兩次拒絕專使之嫌。(一次爲周子虞。一次爲熊聘三)朝野竭意表示其歡迎。吾國爲共和國。故日本不能以接待親王之禮。待遇專使。宮內省乃斟酌用准皇族之禮。以霞關離宮爲專使宿所。派稻葉式部官爲接伴專員。佈置完備後。稻葉特請駐使至離宮檢視。以示鄭重。離宮雖地位不大。陳設至爲精美。寢室用繡衾。頗若吾國之新房。汪起居素儉。到後。笑謂余曰。寒士宿此。殊不習慣。華麗若是。反覺不自由也。用膳爲西餐。除外出宴

會外余均陪食。專使於臨行前。在宿所宴請閣員及宮內外務兩省人員一次。其餘宴會均以公使名義在使署舉行。蓋寓介紹之意也。

使署於正式宴會外。特開夜會一次。發請柬七百餘。到者約半數以上。是晚使署樓上下均紫彩添燈。歐戰中各使署久未有此盛會。惟因英使主張戰時大都有親族戰死之喪。故夜會僅有談話聚餐。未舉行跳舞。署中跳舞廳。滿飾櫻花。燈光照耀。女客大半聚集於此。就座時。照西禮男客各應手挽女客入內。先期由主人配定。是晚專使偕行之女客爲某閣員夫人。至時忽某夫己人先歸。而重要女客均預經配定。臨時更換。頗費經營。又外交團有配引日本女客者。女客之不知斯禮者。輒辭謝之。男客頗爲難。日本一般。於西禮究未甚通行。故發生此等小節。又是晚客到後。忽大雨客將歸。在門口候車。輒滄刻。最後之喜劇則爲建部遜吾博士。行時遍

覓其帽。不得。架上有一帽。乃大倉男爵所遺。始知帽爲大倉誤取。急以電詢。則大倉已赴向島別莊。道遠夜遲。不及更換。博士遂悵悵歸。

專使覲見。呈遞大勳章禮畢後。日皇於宮中賜宴。並贈專使一等桐花章。公使亦得一等旭日章。是日賜宴爲西餐。專使坐日皇右側。與尋常正客坐。主人旁相同。余坐與日皇斜對。照例翻譯官不得列上席。故有時日皇以日語詢余時。余得直接答言。非若覲見時之必須展轉傳譯。西餐同坐一桌。平等氣象。自然流露。席散後。在吃烟室小憩。日皇與陪食之員。隨意談笑。各員用語。亦係尋常敬語。初不若文言之煩重也。

專使在東京時。日皇特開獵鴨會一次。專請專使及中國使署人員。未請他使。是日人數不多。往獵甚自由。惜汪以未習。未能親自獵得。曾以詩自笑。汪宴會之暇。日人求書索詩者頗多。在離宮時。晨晚惟了筆債。臨行前

繞箱根一游。亦由宮內省招待。先是宮內省詢余往否。余答曰行。因爲余預備宿舍。先在塔之澤環翠樓一宿。翌日宿宮之下富士屋旅館。環翠樓爲留學時代舊游之地。膳宿悉日本式。富士屋余就任時來避暑。未得佳室。今宮內省預備。與汪對室。舒適殊甚。汪愛箱根所產獨木盤。因購贈之。此次陪汪游箱根。初以爲余亦宮內省招待之客。嗣知宮內省定章專使出游。專招待本人及其隨員。不及公使。故旅行中公使之宿舍費用。仍歸公使自認。至使署參隨之兼任專使隨員者。反在招待之列。以中國思想論之。似不甚大方。然亦可見日本會計法之嚴密。公家費用。非例所許。不能濫支。若吾國之辦差。漫無限制。接待外人。尤不事計算。雖一時博外人歡。究不免濫費。猶余憶前此游歷歐洲。適過英皇加冕。特往參觀其儀節。中國專使載振歸國時。余與駐使劉葆笙偕英國招待員同車送至海口。

歸時。值午膳。英接待員請劉同膳。對余之膳費。頗事籌措。後劉告以可由劉爲主人。乃無他議。可見外人支用公費之精細如此。

汪歸國時。余以使署尙有要事。送至中途卽歸東京。關於專使送迎之禮節。余於汪未到前。派周鈺卿詳詢英使。英使謂歐洲通例。凡專使爲皇族時。駐使宜接至海口。歸送亦如之。皇族以外之接送。駐使以至車站爲準。其因私交關係者。則迎送自可任意。故汪到東時。余接至車站。歸時則送至中途。期於適合通例而已。

汪此行受皇室招待。對於一般私人宴會。大都辭退。惟全體實業家於帝國旅館舉行歡迎會。代表日本全國工商。表示日本人民對於中國親善之意。汪特正式列席。是日到會者爲各業之代表約數百人。台上陳列日本出產之重要商品數百種。主客交換演辭畢。司會者以所列商品贈諸

專使。普通歡迎。從未有此盛舉也。汪携歸後。卽送北京商品陳列所陳列。惜中國歷年兵亂。實業彫敝。嗣後亦無人注意及之。

游歷團之盛況

民國六年七年間。吾國各界結團體東游者。踵趾相望。使署有應接不暇之勢。交通之聯運會議。陸軍之閱操。爲每年例事。各省來者。以教育界爲多。其最僅見而爲先例所無者。則爲新聞記者團及蒙古喇嘛團。記者團爲兩國人民交際。然每遇宴會。必加入使署人員。余於署中宴請記者團。是晚適因病赴箱根靜養。不及趕回。由參事代爲主席。客意頗不懌。余是時甚視宴會爲苦事矣。喇嘛團之來游。初由日人至蒙古引至。將到東京時。留學界咸慮其受日人攏絡。因是使署更加意招待。至車站。卽由館員

接至使署晤見。並定期在使署茶會。照蒙古教式。交換哈達各一方。使署跳舞廳。一時高僧滿座。館員謂自有館以來。未見此例也。余與純粹蒙古人交際。此爲第二次。長司法時。外蒙法長至京。曾在部中款以西餐談話。須傳譯。與在京之蒙古王公已漢化者。其習慣思想等。蓋大有懸殊。署接待游曆團體。最煩苦者。爲團體之自動車聲。每團體至。自動車大都數十輛。客上下不以次。曉雜幾類車站。余治事室適與爲鄰。每次輒聞自動車嘎嘎聲。數十分鐘連屬不斷。雖厭之而無如之何。

三重生活

自東西交通以來。歐美風氣。傳至東亞。人民習之。於是起居飲食。東西雜用。有兩重生活之現象。吾國與日本均不免此弊。若歐美人在本國時決

不參用東方習慣。卽至東方。亦守其本來。而東方人反爲其所化。有反客爲主之勢。歐美人之生活。驟視之若較東方人爲奢。實則單簡不浮費。於經濟時間最爲適宜。若日本之衣食住。兩式分別並用。吾國之東西參雜。人以爲樂。實自苦也。此就一般生活而言。不謂中國使署在日本者。乃須三重生活。則非人預料所及者矣。卽以飲食一端言之。中國使署。自可用其世界著名之中國菜。然宴請外交團。則非純粹之西餐。不能作爲正式。美國人好新。餉以中國菜固樂受不辭。若英國女客。大都不肯嘗試。設買然以中國菜進。客竟有不動箸者。故正式宴會。萬不能以此輕試。至日人則往往以中國菜爲請。有時正式備西餐。頗有不滿足之意。吾國人之來游歷者。其希望得本國味。更不必言矣。余以中國菜共同下箸。不宜於外人。故中國菜亦照西式分器以進。然吾國人對此亦不滿意。謂容量既小。

品數亦減。有失中國菜之本色。遂宣言曰。近來使署之中國菜。祇可謂之爲章菜。不足爲中國菜之代表。誠如是。主人亦真不易爲矣。又吾國人之喜試新者。復要求日本料理。於是宴會益增繁雜。更就見客而論。西人最守時刻。除公事或豫約外。大都午後來訪。日人則不然。其早來者。或在午前八時左右。主人尙在朝餐之時。或在正午十二時左右。則客之午餐已畢。久坐長談。未顧主人之枵腹也。吾國人之來游者。訪問多豫定時刻。惟往往團體全至。不推代表。談話叢雜無次。人數既多。頗費時刻。又如使署例行之事。如請發護照等。西人大都至館員公事房。數分鐘內得簽字卽去。從無以此訪公使者。若吾國人則必見公使。雜談久之。乃提起請護照之事。在交涉煩忙之時。爲此等無謂例事。費去時間。誠苦事也。猶憶參戰將發表時。函電叢集。而蒙古某王忽至。見後閑談許久。乃請發一護照。卽

命館員填發。而坐候間。余亦不能治事。若照西例。本可使人代見。或置客仍治公事。然在吾國將以爲失禮。且爲蒙古王。更不欲以此見罪也。某王行時。作例辭曰。不日歸國。見友人有寄語否。因答之曰。請告友人。某在此。實兼任中國之首縣。辦差及迎送至苦。某王亦一笑而別。總之無論何事。中國式。日本式。西式。必三者並用。始可無過。故以三重生活名之。

游東友人逸事及感想

在任三年內。友人至東游歷者至衆。酬酢之間。餘多逸事及感想。可資談助。今作古者。已數人。餘亦散處四方。都不通聞問。迴念當時。殊增感慨。張仲仁游東最早。先余數日到。時行裝甫卸。匆遽間。未克爲東道主。其從弟禹石在橫濱爲副領事。假使署跳舞廳設飲。余到東京之翌日也。先一

日館員歡迎爲西餐。是晚圓桌兩席爲中國菜。自離國後嘗本國味。尙爲初次。張在袁項城幕中最久。於新政多所擘畫。司法改良。甚得其贊助。後長教育。以帝制問題與袁意見不合。遂辭去。來東志在考察教育。以時值夏假。學校無可參觀。卽赴箱根等處。是時館員頗有在使署正屋宴客者。請柬載假座使署字樣。余以使署爲代表國家之地。公使之外。他人任意假用。非鄭重之意。因規定使署正屋。惟公使應用之。館員宴會。各以署內自宅爲限。不能假用正屋公共之室。有人議余過於拘謹者。因詢之英國使館。英館謂外交通例。使署代表國家。斷非他人所得假用。惟本國皇族或現任外務總長來游時。位在公使之上。而有代表國家之性質者。自可應用使署。西人習慣。極尊重個人分際。卽私人宴會。亦甚少假座他人之宅者。至公署更無論矣。其後徐又錚來日觀探。欲在使署宴客。余使人辭

之。徐意頗不懌。謂汪伯唐以專使來日。曾在使署開宴。有先例可據。實則汪來時。使署大宴。仍以公使名義發柬。汪自宴仍在離宮。經郭泉東詳細解釋。謂在館執務十餘年。從未有本國游歷專員假用使署者。徐始釋然。假座一事。在中國視爲尋常。如北京外交大樓。時由他機關借用。若徵之他國。其例甚鮮也。

五年秋。周子屢攜其夫人來日養病。在逗子海濱小住。某日。余與約至大磯招仙閣游覽。招仙閣爲舊時伊藤公爵嘗至之地。留學時代。亦常偕友來游。青松白砂。地至幽雅。及期前往。則已於數年前停業。不得已至長生館小憩。長生館日語讀音與招仙閣略相似。至內部布置。大遜招仙閣矣。歸時。乘火車。周來往恆購三等票。謂現爲平民。祇此已足。周久於美。故有此風。其夫人患喉頭結核。醫言肺疾已達末期。藤山雷太游北京時識周。

其住宅園林頗廣。每年例開園游會。是日特約周夫婦晚餐。並來東約余夫婦。余適赴福岡弔蔡松坡。卽於旅中電謝之。彥安不欲單往。亦辭謝。嗣因先一日爲赤坂離宮觀菊會。余兼程歸東京。但以辭謝在先。藤山盛會。竟未得預。亦憾事也。

陸閩生以接收交通銀行借款。並籌辦匯業銀行來東。卽寓使署。陸離任尙未及年。館員皆其舊屬。中國習慣。喜用官名。以示尊敬。陸與余同在一室時。館員談話。對余等二人。悉稱公使。而不冠以姓。頗有誤會。西人稱呼。最爲平等。官名惟在職中用之。退職後統稱先生而已。若退任之總統。仍以總統稱之。將視爲侮辱其個人。中國則反是。一任此職。卽終身用此官名。並以不冠前字爲恭。可見中國階級觀念之深。陸喜日語演說。某日銀行家公宴。余謂陸宴時如有演答。儘可囑館員任譯。及時。陸仍起立。自以

日語演說。其勇氣可佩。余在任中。公式宴會。從未敢以日語自演。郭東泉任譯。亦先期示以演辭原稿。以免臨時有誤譯之嫌。蓋以外國語達欲言之意。對大眾公演。往往有因矜持逸其要詞者。非若坐談時。可以從容補申也。

梁燕孫攜其如夫人至東游歷。日報載梁偕第幾夫人同行。梁對人言則直稱小妾。並不令至使署與宴。蓋猶有老輩之風。納妾之制。余素反對。良以社會由家庭積成。家庭不利。社會自無由強健。民國初年。曾思假法律之力限制之。然爲舊勢力所壓迫。竟未能實行。且有新思想者。亦大都利用舊勢力以自娛。甚矣積習之未易革除也。從前妻妾界限甚嚴。近年寵妾之風漸盛。往往有以妾出面而冒稱爲妻者。與外國人交際時。尤通行之。外國人一時雖爲所蒙。而與之同席之中國友人。則亦不能不尊之爲

嫂且使其子女事之如尊屬。則真令人萬分不願矣。日本有第幾夫人之名詞。實則中國舊制。稱夫人者。以妻爲限。妾固未能僭用也。

彥安在北京創辦蒙養院。友人子女。大都來就學。梁有兩女。當時亦從彥安讀書。此次來東。梁女有所餽贈。請以此爲老師壽。學生在校近年已奴視教習。出校後更視如路人。梁女尙不忘蒙養院之舊師。亦足以風世矣。梁在日時。適靳翼卿亦來觀操。一日。兩人欲討論時局。會於使署。特治餐佐其清談。兩人咸嗜雪茄。赴餐時。置未完之煙支於桌。及餐罷。取煙。則檯毯已爲煙燼所損。此檯毯爲友人所贈紀念品。余不欲廢棄。其後乃命人繡一蝴蝶於上以揜之。而兩人初未之知也。

嚴範孫游美歸國。道經日本。其哲嗣約冲適於先數日。在使署中風驟亡。嚴在舟中未得信。是年嚴六十。在美時曾以詩自述寄約冲。忽遇此變。其

失望可知。范靜生與嚴同行。到後。余先訪范。告以約沖事。范亦泫然。乃託范緩達。並勸嚴勿至使署。慮其見物傷情也。嚴聞信。仍至使署達謝意。初意過東度生日。使署同事亦欲公祝其壽。至是乃一切作罷。數日即歸國。余識嚴最早。畢業後至津。即寓嚴家。嚴正創辨家塾。後擴充爲中學。即今日南開大學之先身也。嚴居家儉朴。絕不沾洋氣。而飲食時則取分器主義。一湯兩菜。若日本式。惟不用盤。中國之同器共食。於衛生最不宜。嚴是時已於家庭實行分食。其思想之進步。可於此小節見之。

湯濟武林宗孟相偕來日。日本各方面歡迎頗盛。而是時北京晨報。攻擊日本甚劇。湯林爲研究系領袖。晨報則研究系之機關紙也。湯林亦稍覺不安。乃電囑晨報稍斂筆鋒。湯林因交際訪問。終日御晨禮服。戴黑高帽。某日游箱根。余亦偕往。湯與余宿富士屋。林則宿奈良屋。林以浴衣來訪。

爲富士屋拒絕。卽在此時。湯林未帶便服。在山中仍禮服高帽。大有衣冠游山之概。因憶一事。清末。余爲資政院創設員。某日宴於西直門外萬生園。席散。游動物園。創設員中之某老者。未易便服。卽衣冠徘徊於諸獸之間。當時同行者。頗引爲奇觀。湯滯日月餘。思游美。余甚贊同。詢其時日以往返六個月對。因謂之曰。除舟車外。留美日期不過四閱月。鄙意宜多與美人游。俾得他山之益。至與華僑則偶一周旋足矣。若在外國而終日與本國人交際。費去貴重之時光。最爲可惜。本國人之來往。在本國時機會正多。湯意亦躓之。不虞至美後。仍於華僑宴會中被刺也。湯至美曾來兩書。一書到時。已在遇難後數日矣。書中言美國人對中國情形。甚爲隔膜。顧少川在使署。亦無從得中國實情。盼余隨時以函電相告云云。其旅行中關心時局如此。林未偕往。先歸國。其後再來接湯靈柩。並與犬養毅及

余等發起。爲湯在增上寺開追悼會。林述追悼辭甚悲痛。人生如泡影。有信然也。

徐又錚來日觀操。調使署參隨爲隨員。頗有專使風。至東京時。適余自鎌倉別墅歸。因於橫濱候其車至同行。固非若接待專使之正式也。至站卽由陸軍省派員歡迎。至帝國旅館。田中義一時尙任參謀次長。亦來招待。飲香賓後。余卽歸。徐觀操中。由陸軍省接待。操畢。余忽欲移住使署。余以使署無閒屋。辭之。徐欲在使署宴客。又爲余謝絕。日本舉行秋操。中國每年派員。幾成例差。而徐以專使自居。因是意見遂不能融洽。一日。徐謂余曰。中國舊禮。欽差過境。督撫須跪請聖安。今僕過天津奉天。督軍等竟無詢及總統起居者。可謂疎矣。意中似謂至日。卽駐使亦未盡禮。余笑答之曰。共和國體。與君主國體。本大不同。民國旣無欽差。奈何責督軍不請聖

安。徐治事勤。有幹才。而自是過甚。段合肥組閣時。徐任祕書長。閣議議決事件。例交祕書長整理文字。徐往往以己意修正議案。越出文字範圍。當時閣員頗因此起爭議。徐隨段最久。及被難後。乃不得撫恤。在滬設奠而北方舊時同僚致輓者甚稀。

唐少川於七年秋偕其夫人來日。初寓帝國旅館。後移住大森。取其閑靜也。唐夫人由實相寺夫人作伴。唐是時頗有意調和南北。余亦爲傳達其意見於北京當局。松方公爵一日宴唐夫婦及余夫婦。笑謂余等曰。今席南北一家矣。其希望中國和平之意可見。座中張溥泉亦在。余偶與談話。聲稍高。松方顧曰。豈君等又爭議耶。主客咸失笑。余初識唐。在唐任津海關道時。畢業歸國過津。袁項城欲用留學生。以唐爲學生出身。故命其接洽。革命時。唐爲北方議和總代表。余亦以浙江代表名義同行。及組閣。余

任法制局長。民國新法制。頗多爲唐閣時代所制定。唐臨行前。宴日本朝野。適余在使署爲徐又錚公宴。日本陸軍將佐未克分身與席。翌日往送。則遇之途中。因同車道別。唐歸國未幾。南北和議再開。唐任南方總代表。卒因兩方竟見紛歧。未有終結。歐戰議和時。汪精衛過東來訪。適余外出未遇。翌日廖鳳舒至橫濱送行。汪謂唐有要語囑其轉達。惜因相左。未能面罄。忽忽數年。廖亦未詢其何語。後在滬適唐。偶詢及之。則已未憶何事矣。

本野與後藤

在任中。日外務最初爲石井菊次郎。最後爲內田康哉。中間周旋最久者。爲本野一郎。與後藤新平二人。本野久在歐洲。其態度習慣。純爲歐洲紳

士。後藤則有東洋豪傑風。本野治事。恆在官舍書室。不甚至外務省事務室。余往會晤正談之外。喜爲友人雜談。本野於中國情形。不甚熟悉。恆詢余意見。余則時叩以歐洲狀態。交換智識。各得其益。兩人均不嗜烟。談久其夫人輒以糖菓相餉。與尋常外交官之會談。事事拘於形式者。其親疎不可同日語矣。外交團宴會。喜戲紙牌。余夫婦均不習。某日。本野夫婦特約余等往。以紙牌遊戲各例詳細指授。在座者惟其哲嗣。惜余不甚樂此。偶習亦遂忘之耳。本野喜盆栽。歿後。其家以盆景出讓。乃值萬金。可見其平日搜羅之精。其夫人嘗以一鷹見贈。在朝鮮所獲者。適余未見來札。乃爲僕人誤置廚室。幾烹食。翌晨始發見。爲裝飾品。非以供食料。亦趣談也。後藤素有東洋羅斯福之稱。計畫一事業。大都規模遠大。爲世俗所驚異。任台灣民政長官及南滿總裁。頗著成績。寺內內閣。以內務兼任鐵道院。

適與中國交通部協商聯運事宜。中國交通次長及各局長聯袂而至。後藤表示歡迎。特在上野精養軒開園游大會。招待來賓至三四千人。嗣後備專車。請中國來賓漫游松島各處。使用一等車多輛。流連數日。遂致尋常客車有缺乏之嫌。聞其後交際費之支出。竟逾出額定之外云。本野既病辭。後藤兼任外務。余往賀。談次頗有得意色。蓋後藤對於外交問題。素有大志。前此伊藤博文之游俄。卽其獻策。惜伊藤在哈爾濱被刺。聯俄之計。遂未實現。今身當其任。若假以時日。必有驚人之政策實現。可斷言也。余對於日本退還賠款問題。正在各方疏通。後藤素贊斯舉。及寺閣將辭。余力促後藤於離任前實行決定。一日。余往訪。後藤告余閣議已議定。余請其正式發表。則謂依法須經國會通過。今可以閣議議決文相示。卽於事務所將原文示余。余請攜歸。電政府先謝立案。後藤卽允之。其坦率無

官僚習氣如此。後藤有組織內閣之資望。惜時會未至。終其身未達此志。晚年倡政治倫理化主義。對於現今之政界。其意蓋有未滿矣。

岩崎與三井

岩崎與三井。爲日本鉅富。某新聞社嘗調查全國富豪之財產。自百萬圓起至五千萬圓止。列爲一表。三井岩崎兩家。不與其內。蓋其數在數萬萬圓以上也。日本富豪之家法。與國家之憲法同。一家公產。與主人個人之私產。截然劃分。不能通融。公產由重役管理。若一國之有政府。主人任會社社長。得年薪及花紅若干。爲個人之私產。凡個人家庭私用。由此支出。不能任意使用公產也。公產爲會社經營事業之資本。每年盈餘。悉照會社定律分配。主人亦以重役之資格得若干。故號稱首富。主人個人之收

入。初不與他公司之重役有以異。因是富豪之子孫。卽欲浪費。亦爲家法所不許。其富乃能永久維持。而公司方面營業發達。富乃日增。或謂三井岩崎之富與日本國家相終始。非虛語也。余嘗赴三井八郎右衛門男爵家茶會。見其侍役乃臨時雇用。岩崎男爵某日在品川別墅招飲。侍役亦然。可見其平日家中使用人之節少矣。兩家主人各任總會社社長。三井辦事若英國政體。事權集於總理。總理爲團琢磨。一日參觀其事務所。總理及各重役之處理事務。其接應指使之敏捷周到。實遠在官僚之上。至社長不過坐受其成而已。岩崎之組織略與美國政體相近。其總理爲木村久壽彌太。社長岩崎小彌太。受英國大學之教育。日至事務所。與各重役共同治事。堅實穩厚。有平民風。人咸重之。余留學一高時代。岩崎前代主人。有子亦在一高工料肄業。嘗訪其學舍。有學友藤井。莊田二人爲伴。

舍小而質樸。與本宅相離。蓋以子弟求學。習於富家之起居。甚非所宜。故特令外居也。岩崎之品川別墅。收藏甚富。中國名人字畫。日稱唐畫者。頗有佳品。岩崎尤注重藏書。吳興陸純伯書庫。曾讓諸岩崎。岩崎延文學士數人整理之。並以靜嘉堂叢書提要印行。余亦得其全帙。英國太晤士報記者莫理循搜集東方書籍。世界上推爲第一。其書庫在北京。後出讓。亦爲岩崎所得。聞近已整理就緒。公開任人研究。富豪盡力文化。吾國之號稱有財者。對之不無遜色矣。

瑞士通商條約

吾國與各國之通商條約。大都由對手國要求。甚或用武力解決。故條約內容。往往違背對等原則。至近年始有改正之希望。惟與瑞士締約。由中

國發議中瑞兩國駐日公使。各奉其本國政府之命令。在東京以全權商訂。交換約文。蓋創例也。瑞士爲永久中立國。歐戰中。各國人士之欲得兩方消息者。都集於瑞士。吾國自參戰後。亟以派使駐瑞爲便。乃提議與瑞締結通商條約。是時歐亞交通阻隔。故便宜上由兩國駐東京代表協商。時瑞使爲荻柴利與余素相稔。會議時先查驗兩方政府全權委任狀。瑞士對外素無野心。所議條款。大致爲各國修好通例。無甚爭執。訂約之日。以中國使署爲簽字之所。議約隨員。爲王魯璠。劉伯襄。是日午前十一時簽字。署名後。各蓋火漆印於約上。正約之外。另有換文。聲明瑞士人民在中國者。現時與各國一律。享有領事裁判權。將來一國有取消者。瑞士隨同行之。當時余主張首由瑞士取消。瑞使謂瑞士人民在中國者。人數無幾。領事裁判權於瑞士本無甚用處。惟瑞係小國。若與中國訂約。不能與

各國享同一之權利。殊與體面有關。中國如以正約爲不便。不妨另以換文約定。磋商再四。瑞使頗示爲難。乃電商外交部時。中國亟望瑞約成立。遂姑允之。簽字畢。宴請瑞使夫婦午膳。用中國菜。並攝影紀念。瑞士無勳章。余贈以景泰藍古式鼎一架。鐫明某年某月換約字樣。瑞使亦以瑞士式燭臺一對見贈。與外國議約之平談。瑞約當屈一指矣。中國批准。爲期甚速。瑞士郵寄往還。需兩月餘。當時詢瑞使。瑞士由何種機關批准。答言由聯邦院。又詢以總統現爲何人。瑞使謂現時電信阻隔。總統不過爲行政部主席。每年易一人。今年何人尙未接通知。故未能舉其名。由此可證瑞士之重民權。總統不過代表行政之一部。與東方之視爲主權代表。有帝王思想之印象者。蓋大有異矣。

歐戰中之瑞典駐使

瑞典駐使華倫盤。兼任中日兩國使事。半年在北京。半年則在東京。好磁器。蒐集中國古磁甚豐富。余於北京卽識之。自日德交戰。瑞典守中立。而事實上與德素親近。聯合國常注意之。德僑之在東方者與本國通信。例受檢查及扣留。當時風傳瑞使庇護德僑。暗中代送郵件。德國因此探得東方消息。某日。瑞使署送出寄回本國之郵信一大箱。爲日本國際偵探所悉。追至朝鮮。電請外務省扣留檢查。外務省允之。瑞使以使署郵件。照國際通例。應受保護。拒絕啓視。聯合國聞此消息。竭力懲勸日外務省。退回開檢。外務省從其請。及送回拆視。內中果有德僑信件。聯合國以瑞使違背中立條件。主張撤換。日本爲顧全體面起見。乃聽其自辭。當瑞使未啓程前。英使召集聯合國各使會議。提議聯合國各使。自卽日起與瑞使

個人斷絕來往。即晤面亦不爲禮。此種決議。似頗滑稽。而英使等因深惡德人對於瑞使。毫不假借。瑞使旋即歸國。余赴鎌倉時。車中過瑞使。瑞使輒以報掩面。若未見然。余亦故背身向之。重外交團之決議也。

休戰後之提燈會

自歐洲大戰休戰發表。世界各國人民。咸欣然有生氣。日本爲聯合國之一。東京各界人士。有提燈會慶祝之舉。是晚與會者約十萬人。倡議進二重橋。繞過宮門以致敬。日皇室以民衆一心。破例允之。並於各隊到時。在宮門前派定專員安慰。聯合國各使署。提燈會咸進內繞行一週。歡呼萬歲。中國使署亦與其盛。午後五時餘。卽有提燈排隊而至者。由館員在門口招待。內有商界各隊。特致祝辭者。則請其代表進內館。員領受致謝各。

隊陸續至。約十餘分鐘來一起。館員接應。幾無暇用膳。余等在樓廊觀燈。聞歡呼聲。此時固幸爲與國。然迴憶當日加入參戰之政潮。令人感慨。提燈會至夜十一時收隊。使署自大門至園中。用小石鋪路。翌晨起。視因數萬人之經過。小石竟散去無存。亦一紀念也。

東亞同文會與東洋婦人會

東亞同文會會長爲侯爵鍋島直大侯。爵夫人榮子爲松平恆雄夫人之母。主持東洋婦人會。其住宅與使署爲比隣。故鍋島夫婦與使署來往至親密。同文會最有益之事業。爲調查中國各省地誌。舉凡地利及農工商各種情形。與一切風俗習慣。無不詳細訪求。編印成書。分省爲卷。凡二十餘巨冊。費款數百萬。余待其全集。竊歎隣邦之用心知彼。吾國自身。反聽

其自然。不求自知也。同文會會員。類皆年老有地位者。一日宴余於華族會館。左右及對坐者。悉爲過七十之老者。聆其經歷談。正有趣味。同文會於中國留學生之預備教育。頗熱心經營。在中國之同文書院。爲造就日人練習華語者而設。近有人主張爲中國學生。在中國設預備科。使先習日語及普通科學。來東卽徑入專門學校。若留美之清華學校。用意至善也。東洋婦人會幹事。爲清水女史。開會往往假用鍋島邸。本野外務夫人。常到會周旋。會僅雜談。無正式演說。司會者備茶菓。間有餘興。在使署亦開會一次。以中國茶點款之。會名東洋。包括暹羅印度朝鮮諸國在內。有時亦有上列諸國人到會。至平時會。合以中國人爲多數。

東京俱樂部

東京俱樂部。爲外交家及實業家集會之所。離使署不遠。館員中周鈺卿至俱樂部最勤。各國使署人員常集此。無意中可得外交界消息。余無事時亦時往游憩。俱樂部閱覽室。備各國雜誌甚豐富。拾球爲英國式。四周有袋。以球落內爲優點。余與日置益時相約球戲。惜兩人技均不甚精。球戲一局。費時頗長。日置久使外。歸國後知交無多。常與余爲伴。日置喜郊外運動。俱樂部在駒場設有高爾夫球場。時時偕往。歸途輒赴日本料理樓便餐。兩人均不用烟酒。可謂良侶。墨使亦喜高球。每星期六。非約日置。卽偕墨使。蓋高球遊戲。雖可一人獨樂。究不若兩人競爭之有趣味。外交團嗜此者甚多。以其運動不劇烈。遊戲一周。至少須步行十餘里。不知不覺之中。週身血脈。咸得活動。卽老年人亦得加入。不以爲疲。球戲中蓋以此爲最高雅矣。時美使年已逾六十。某日往戲。持球未發。竟以中風猝故。

於場中不數見也。俱樂部有酒場。余與日罍均不善飲。每遇會員以骰子爲戲。負者供飲品時。余等祇能要求汽水。放棄權利頗多。曰人喜奕。有多數會員。終日對奕不倦。余頗謝不敏。高楠順次郎博士亦奕團之一也。俱樂部有牌戲室。夜以十一時爲限。逾限則課以罰金。餐室爲純粹西餐。西人來晚餐者。大都爲獨身之人。其有偶者。非適當之聚會。決無置家中人於不願而自樂其樂者。東方風俗。卽未必盡然。余偶赴俱樂部晚餐。西友輒笑問『曰君豈獨身耶』。夫婦之誼。於此亦可證西俗之厚矣。

鎌倉別墅

鎌倉背山面海。氣候冬暖夏涼。由東京往。火車約一時。日本名士。大都在此築別墅。海濱有西式旅館。夏季西人咸來游泳。俄使庫朋斯齊。夏季輒

賃屋常住。庫使喜海水浴。客來訪者。往往於海濱覓之。余因使署囂雜。不能安眠。乃於鎌倉求一居。得土肥慶藏博士別墅。土肥別墅有二屋。以一假余。屋各有草地。相昆連。可通行。土肥自用之園。中有泉石。布置甚幽雅。余屋有樓。三面對山。清秀可愛。聞前此大正生母柳原局曾假寓於此。屋爲純日本式。於夏季尤宜。自東京煩俗之地至。入室輒心神一清。坐視青山。雖久無倦意。土肥爲皮膚學專門。漢學甚優。善詩。號鸚軒。與江翊雲時相唱和。東京自宅藏書甚富。嘗著中國藥考。搜集古書。引證極詳。余每晨趁車至東京。午後五六時歸。盛夏則間日一行。星期日館員輒來游。別墅中未置廚役。膳由彥安自製。以簡爲主。有時卽購日本麵代爾膳。不備副食。適王魯璠至。以麵進。王笑曰。做學生時食此已厭。奈何今日尙以此餉客。主人笑謝之。鄉間生活。余固習之也。

鎌倉有古刹圓覺寺。其方丈釋宗演。曾遊歷吾國。時遞省大臣野田卯太郎。以通禪學名。某日。與德富蘇峯至余別墅。偕訪釋宗演。即在寺素餐。談次始知圓覺寺開山祖。爲中國人。方外人踰海傳道。可見舊時日本之信仰佛教。亦取資於我國。釋宗演之弟子。爲余繪一象。打坐默想。頗有神。野田善畫蘭。暇輒揮毫。號大塊居士。在政友會爲總務幹事。長於排難解紛。有難問題。得其數言。卽解決。人謂其得力於禪機云。

余患神經痛。至別墅靜養始稍已。其後大地震。鎌倉受災頗重。尙未知此屋無恙否也。余之神經痛。牽及腿部。有時痛劇。竟不能步行。一日。散步痛作。忍痛徐歸。忽隣居一小兒。遠望余。以爸爸相呼。及近始知誤認。乃哭。余笑慰之。無意中痛忽驟止。神經痛之發作。大都因鬱悶而起。忽遇此幼兒之天籟。神經轉換。遂得暫時霍然。惜人爲之病。天然之遇。未能屢期耳。

別墅中日置益曾來一宿。王培孫因南洋中學經費事。至東訪余。適余因病在鎌倉。亦來小住。抵足談舊。頗迴想當日同學景象。王喜夜談。余則習於早眠。鄉居更甚。王索苦茗。閱書至深夜始就寢。余勸其節目力。竟以習慣未能驟改。近年王患目疾。幾不能視。蓋受病深矣。家人來東時。亦偕頌平至別墅。因席地不便。返卽東京。諸兒夏假中。每日至海濱游泳。習以爲常。夜膳後。則聚坐廊際納涼。要談故事以爲樂。世事煩劇。在此時已一切忘之。皆別墅之賜也。

興津庵之日本料理

興津爲井上馨侯爵游息之地。近年元老西園寺公望亦居此。井上庵人治膳素有名。井上故後。乃於東京創一肆。號曰興津庵。室僅兩三間。而布

置精雅。牆懸井上作字。其他爲伊藤。松方諸人所書。並有手卷。內皆維新時名人手筆。入此室者。將以爲雅人收藏之所也。日本料理屋。例須呼藝妓侍役。善清談者頗厭之。是肆定章不得召妓作絃歌。客欲携妓往者。祇作爲客。不作爲妓。故席間無喧擾之聲。郭東泉王稚虹將離職歸國。余餞之於興津庵。郭在東十餘年。使署在外宴會。向由郭定座。王素喜外食。嘗言有名料理屋。悉有其踵跡。此席由余自定。郭王咸未知其處。余笑曰。君等爲日本通。今日試驗落第矣。夕主客僅郭王夫婦及主人夫婦六人。進餐由庖人之婦親自搬運。頗從容有禮。餐共十三品。味美而量少。陸續持至。有時亟於嘗試。其婦甫置齊行禮退。余等已舉箸罄其盤矣。是肆料理。老年人甚喜之大倉喜八郎嘗以此庖人治膳宴客。在東京欲料理佳而不爲妓擾者。蓋首推興津庵矣。

輕井澤 伊香保 鹽原之游

輕井澤氣候高燥。與中國北方相似。地方人情質樸。不若箱根熱海等處之煩雜。西人來此避暑者。以教士家族爲多。西式旅館。布置尙合宜。一日。余夫婦往游。寓三笠旅館。同寓者大都爲英美婦孺。最有趣味者。膳時茶單。悉用法文名詞。客都不辨。無已。乃各置菜單不閱。但以英語之魚或肉告僕人。僕人往往以菜單所載依次悉進。無從一一預選。旅館主人亦聽之。可謂趁時過度矣。輕井澤距淺間山甚近。淺間山爲著名火山。舊時噴火甚烈。近年已熄。然仍有時鳴動。噴火口尙冒煙。夏期往往有登山一觀遺跡者。火口在山頂。周圍約合中國六里。某日。旅館主人與彥安談及登山事。謂翌日有登山團體。大可往游。彥安遽允之。時余患腿痛。步履尙不

能自由。然以婦人有勇。卽亦不置異詞。至時於夜九時行。有車有馬車。若貨車震動不能耐。余夫婦用馬。所謂用馬者。乃兩人爲馬擔負。非乘坐也。馬背置木鞍。縛兩籃於左右。兩人各踞其一。輕重不均。則以所攜登山用具平稱之。時天黑路不平。兩人在馬背搖蕩。若小兒在搖籃中。真生平未經之奇狀也。十一時許抵山麓。有鄉人茶店。入內稍憩。鄉人以木柴煮水。煙滿室內。喉鼻幾塞。水壺懸於屋樑。垂下與火相接。頗有太古風。旋預備上山器具。各帶雨衣。大草帽。水瓶。乾糧。及山杖等。余帶白布帽。大草帽甚薄而輕。彥安乃疊雨帽帶之。山路不平。均易草鞋。余等於橡皮鞋上。復加草鞋爲底。十二時許登山。必擇夜者。取其涼也。夜間往往有暴風雨。是夜幸天氣未變。但亦無月光。各持紙燈以行。計自山下至山頂。共分三十八段。初登時。路尙平坦。有樹。及逾十段。路漸難。再進至十五段後。不復見。

樹一片均沙塊。蓋由火口噴出者。山上素無行人。因是無山路。沙塊甚滑。每上一步輒滑下兩三步。費力極矣。彥安持山杖由領路者以手拉杖。余則自後推其背。余之後復有人推余。推挽以進。勉至十七段。彥安尙欲鼓勇進行。余因腿病未愈。不能支持。遂以此爲止。時約侵晨。二時許適大風至。滅燈。余帽亦飛去。幸彥安帶雨帽。得分其一。同登日人一隙。仍前進。留領路者一人伴余等。余等卽就山奧處。席地小憩。淺間山本有大小兩嶺。其小者俗名子山。卽在十七段之下。旋風停。稍進食。坐待天明。觀太陽自東上升。紅光滿天。亦巨觀也。六時餘下山。有數處路險。竟不得行。乃蹲坐滑下。天黑上山時。初未注意及此。上山後。仍由馬負余等歸。沿路過鄉人。余等頗自失笑。鄉人則習見不以爲奇。至旅館。約九時。客早餐尙未竟也。卽就浴重睡。至午始起。餘人登山頂觀火口者。至午後七時餘始歸。狀甚

億。據言至頂後亦不敢近火口。初無所見甚悔此一行云。數日內有對世悲觀者。竟登山投入火口自盡。後經人得其所遺木屐始知之。覓死所於火山。可謂異想天開矣。

伊香保惟有日本旅館。風景幽靜。樓居遠望見海。使人胸襟廓然。館有溫泉。備專用室。無共浴之嫌。是處西人來者較鮮。旅館純日本式。別有風趣。山中樹木茂盛。多霧。每日必雨。至其地者。有見雲不見日之詠。一日入山深。將窮溫泉之源。見多人自樹林出。若亟亟歸者。詢其故。則言前面霧滿不能辨路。不久必將雨。伊香保之天候。雨多於晴。故散步時輒遇雨。留三四日。卽言歸。後未再往。然地方之幽雅。非他處溫泉地之有塵俗氣者所可及也。

鹽原爲舊游之地。當時日華學堂。嘗全體移此度夏。附近名勝。數經訪涉。

追念舊景。時欲再游。七年春季。以館務煩擾。思靜養數日。借彥安自上野乘火車至那須。換乘支線約一時許。至站。旅館滿壽屋。以自動車來迓。從前僅公共馬車。山路亦高低不平。今則坦然馳自動車。便利多矣。滿壽屋爲純日本式。因氣候尙冷。游客甚稀。主人知爲中國使節。招待極周至。每出入時。輒全體在門口迎送。此爲日本舊式敬禮。以過於煩瑣。辭之。竟不獲。又散步時。主人亦令人隨行。雖得其隨處說明。然因此頗失自由之樂。寓三層樓。對山澗。坐聽溪聲。萬念俱寂。溫泉甚清。浴室亦舒適。惟食物稍簡。山中非客盛時。鮮物不運至也。猶憶舊日在鹽原時。散步輒攜一浴巾。隨處有浴池。稍憊即可入浴。彼時男女混浴亦不避也。在旅館中最掃興者。爲東京傳來之長途電話。山中聞俗事。所得清趣。亦爲之減色矣。

暴風雨後之景象

六年夏家大人偕內兄陳頌平來游。寓使署。某夜。忽暴風雨襲至。樓中過道長窗未栓固。爲風所啓。雨亦侵入。余夫婦亟起視。風力貫進。益以雨點着身。竟未能卽閉。時爲中夜二時許。忽電線吹斷。電燈盡滅。黑暗無光。家大人在隔室。聞聲起助。盡數人之方。始將窗閉訖。窗外風雨聲極大。房屋震動。幾若置身狂濤巨浪之中。翌晨天霽。園中慘淡之象。真爲生平所未見。大樹數十株。咸傾側倒地。牆籬盡毀。與鄰居院落已無界限。最奇者。使署樓屋。外敷紅灰。初以爲必係磚製。至是灰盡剝落。內身顯露。乃知爲木製。破屋佇立亂木雜石之中。斯時使署之景象。誠不啻亂離中國之雛形矣。其後東京大地震。使署被焚。適實相寺貞彥自東來。余詢其情狀。實相寺答稱。貴國使署燒得很干淨。初聞頗異之。及細思屋爲木製。宜屋架之盡焚。不留餘跡耳。此次風災。各國使署。受損最巨者爲法館。法館建築最

舊。牆籬沿街。自倒壞後。途人咸見其宮室之好。其餘日本式房屋。受害者更不可計數。然以較之大地震之火災。則固未及其百分之一二也。

美術俱樂部之拍賣

日本舊家之收藏。近年付拍賣者。時有所聞。美術俱樂部經理其事。先兩三月。由俱樂部將各品編號。擇其尤者縮印之。訂爲一冊。若畫報然。凡與古董店熟識者。輒先期送至。冊上標明某大家拍賣舊藏。於某月某日在俱樂部舉行拍賣。用投標法。定期開標。得標與否。可託古董店員接洽。至投標若干。亦可預徵其意見。彼等對於各物之估價。頗能得其中。某日。某伯爵家在俱樂部拍賣家藏古董。日友某約往參觀。並先以縮印之圖畫見示。俱樂部地位頗寬。各物分類陳列。中國名人字畫頗有佳者。表裝係

日本式。其估價至昂。動輒數千元。或逾萬。日本人字畫價亦不廉。在中國可值數十元者。輒需數百圓。自歐戰以來。日人以工商業致富者。（卽所謂成金）不乏其人。驟慕風雅。不甚惜貲。因是骨董市價大漲。有墨筆。菖蒲。乙幅。賴山湯題詩其上。而價值須五百圓。又有乃木大將所書立軸。未蓋印章。有當時副官證明其爲真品。價值須三百圓。可謂物以人重矣。中國磁器不多。日本舊製金漆器。（日稱蒔繪）逸品甚多。余遍觀各品。頗欲投一標以紀念此行。卒乃得一木製關羽像。知爲某美術家所。作白面長鬚。錦衣銀刀。身段稍矮。則日人之意象使然。詢之同往之古董店員。謂投以三百圓。當可得之。余嫌其昂。而他物更無從小試。乃姑投一標。數日後此像遂歸余有。家人見者。謂不過值二三十圓。及攜歸津滬。友人聞其價。咸嗤之。其後以保存未善。面像稍損。付之拍賣。國人無識者。其結果僅

得六金。抑亦此像之不遇時矣。

招待三黨

日本是時政黨分爲三黨。一，政友會。原敬爲黨首。一，憲政黨。加藤爲黨首。一，國民黨。犬養毅爲黨首。憲政黨後改爲民政黨。國民黨爲第三黨。人數不多。後與政友會合併。立憲國由兩大政黨。交迭執政。本爲原則。然日本尙以超然內閣爲有力。而黨員意見不合。又時時分離組織小黨。與英美之政黨情形。其程度尙懸殊也。六年夏。宴請各黨幹部。特分爲三日。蓋慮政見不同。席間不能盡歡耳。第一日爲政友會。到者十餘人。野田卯太郎於席後。揮毫其得意之蘭。並製爲和歌。頗有禪味。余適患腹疾。第一日勉強支持。次日瀉更劇。而宴請日期。於兩星期前預行約定。不能臨時更改。

又因各黨關係。交際之間。更不能稍示區別。不得已。終日偃臥。至夜乃起。服臨時止瀉之藥。席間僅以葡萄酒維持元氣。不敢舉箸。並不令客知有病。誠苦事也。外交官於交際一事。有時真有極爲難之處。某日爲宮中宴。適患咳甚劇。臨時辭退非禮。而席間咳作。又慮失儀。乃與醫生商。服一種止咳之藥。可有三小時之效。逾期咳卽再作。固非根本治法也。又某日海軍省宴會。是日腿痛大作。幾不能立。而宴會時大都立談。乃臨時請醫注射止痛針以往。凡此扶病酬應。人生之不自由。無逾此矣。第二日爲憲政會。加藤因病未到。幹部諸人咸列席。席散簽字。若槻禮次郎爲書臘丁文。平等、自由、正義三字。若槻於加藤歿後。曾繼續組閣。第三日爲國民黨。大養之爲民黨首領。奮鬥已數十年。與板垣退助尾崎行雄諸人。均爲主張民權之始。祖屢經困苦艱難。不改初志。惟以生平廉潔。黨費不充。因是未

能成爲大黨。可知東方各國之言黨。大都以利合。非以義合也。余於留學時代。卽識犬養後歸國受傷。犬養函慰。謂（政治家之生活。本出入於受人攻擊之中。僕從前爲黨至地方演說。無一次不遇暴動。令之猶生者。蓋幸耳。君大可作如是觀云云。）其曠達如此。

西京之游

七年冬。余夫婦作西京之游。西京爲日本舊都。治稱爲京都。氣候較東京爲寒。以自動車馳琵琶湖側。風景蕭瑟。游人絕跡。宿京都旅館。旅館承大正卽位大典接待外賓之後。室中布置。尙大半存在。用品頗華麗。此游以室外游覽於氣候未宜。因參觀美術製造及其葢萃之處。京都最著名之美術品。爲金漆器。其名爲蒔繪。古來諸侯府第陳設及隨身使用。以此品

爲多製作精美。其漆胎若福建沈漆之輕。而繪畫及外層光澤。更優於沈漆。一品之成。或司繪。或司敷漆。或司加金。經過專門手數人。費時數年。或數月。務求其精。不以爲倦。日本博物館及美術館尙搜集漆器。頗似中國之搜集磁器也。余等參觀其工場。分門別類。據云。（製法傳自古代。近更參以科學。故新製品不遜於古時。）中國美術品之製法。近來失傳者甚多。益以歷年兵燹。人心惶亂。名匠亦無由造成。凡美術之發達。都在太平時。清代磁器。以康雍乾爲最優。卽其明證。京都有清水窯。若中國之龍泉。余定製餐器全套。後攜歸使用。客見者咸以爲中國古磁。可見其仿造之巧矣。日人以東方古董運銷歐美者。以山中商店爲最巨。世界各大埠。均有分號。嘗至其西京分號一覽。規模之宏大。陳列之豐富。幾疑爲博物館之一部。中國古董。居其多數。精粗畢備。令人迷目。間有在中國僅聞其名。

者。至此得實見之。中國商家。不能合羣組織大公司。無此氣魄也。

歸途游記

八年四月十一日自東京啓程歸國。計自五年夏抵任。將滿三年。屢請解職。不獲允。經百方疏通。是時始得假歸觀。然事實上無再來意。他人亦知之。行期發表後。請餞者紛至。余不欲困於酒食。仍與前年在北京將行時同。一律辭謝。鐵道省來詢日期。爲備專車。木下局長派兒玉運輸長來接洽。乃與商定繞道宮島別府等處游程。兒玉後至北京。充觀光局主任。其兄卽伯爵兒玉秀雄。臨行前日方友人因未設餞。各以紀念品爲贈。松方元老及加藤高明諸人。皆先來使署話別。此數日間。整理行裝。接晤賓客。並交代使署事務。自辰至暮。無片刻餘暇。生平從未有如此之煩也。及行

期。館員等咸先時至車站。俟送諸兒亦先發。是時全館闐然。除門役外。竟無一人。余夫婦在館中視察一周。頗生物集必散之感。

至車站。外交團及日方公私友人。來送別者。約數百人。益以各新聞社攝影。進站時。四面翻應。幾有應接不暇之勢。忽劉伯襄來。謂聞學生團欲來爲難。乃至休息室暫憩。旋莊景高謂警廳已布置妥洽。遂與送別者一握手。卽上車。車中陳列女賓贈花幾滿。甫啓行。各人正脫帽揮巾。不意學生團忽揚白旗大呼。車漸速。聲亦漸不辨。退至車室靜思。殊不知學生何以對余誤解如是。至橫濱。莊因代使事下車告別。同行者爲廖鳳舒夫婦。江子因及章商賢諸人。實相寺夫人舊家在別府。因亦約其偕行。諸兒得伴尤樂。車過西京時。伊澤修二夫人。鳥瀉隆三博士。特來送別。同車至大坂始下車。鳥瀉爲一高時代舊友。在西京大學醫科任教授。與余交誼最篤。

號五稜生。發明注射藥品多種。甚有益於世。蓋純粹學者也。

車至神戶。領事華僑及日本官商來接者至衆。略與周旋。卽投宿東亞旅館。旅館由領事豫定特別室。並懸掛中國國旗以致敬。余一行上下計十人。匆遽間未爲僕人另覓旅舍。其後始知亦同。占上等室。

諸兒由廖夫婦約游西京。卽在西京寄宿。余等第一日由任友公司招待。游六甲山苦樂園。園景甚美。遇片相元博士。亦舊識也。晚領署招飲。時嵇滌笙因假歸國。由副領事代作主人。旅館是晚特備盛餐。惜外出未能享受。僕人等因同係寓客。均至餐室用饌。聞頗局促不自安。廚子不習西餐。僅食麵色數片。初未知主人之破巨費也。余於三日前電領署定旅。館領署未注意。於是日起。卽將特別室包定。照例雖未住宿。亦須應室費。計余等於十一日晨到十二日夜行。實僅一宿。除晨餐外。均在外用饌。及旅館

開賬。竟需七百餘圓。連自動車費。乃達千圓。可謂浪費矣。第二日午刻由吳錦堂在須磨別墅招飲。吳爲華僑中首富。已入日籍。別墅在須磨海濱。樓作八角形。高四層。午餐爲純粹中國酒席。客室陳列器具。華式西式咸備。吳雖在海外。對於中國內地善舉。甚熱心。據稱平均每年總捐萬餘元。云。尙有一瑣事足紀者。吳家一切日用品。大都爲國貨。卽便室用紙。亦用中國所製粗紙。不用外貨。由此推之。亦可見華僑之注意國貨。午後三時。住友忠輝夫婦在住吉住宅開茶會。住吉在神戶與大阪中間。風景甚佳。住友宅爲純粹西式。並以繡毯見贈。是晚夜車赴宮島。廖夫婦尙須續游西京。未再同行。

翌晨至宮島。寓鐵路旅館。是日小雨。冒雨游宮島神社。警署派人隨行。乘汽油船泛湖一周。烟雨迷濛。別有景趣。夜車赴下關。易坐九州鐵道車。彥

安等先至別府。余借乘大道局長專車。赴八幡製鐵所參觀。由技師長服部博士導引說明。所長爲白仁武。所內有輕便鐵道。至各廠時。得乘車行。規模之大。在東洋當首屈一指矣。午後順道至戶畑。參觀明治專門工業學校。由松本健次郎陪行。松本爲安川敬一郎之子。安川以鑛業起家。在九州方面爲巨富。近年在中國北方經營鑛業。投資頗鉅。實相寺貞彥爲其代表。是校由安川創辦。專養成冶金。應用化學及其他工業上必需各科之學生。延聘名宿。布置試驗器具。不惜重資。聞前後捐款達五百萬圓。余在任時。特與商定每年送入中國學生十人。寄宿舍附設校內。學風高尚。私立工業學校。在日本全國。當無有逾此者。是校後因維持匪易。改歸政府官立。松本當時爲是校幹事。歸途至其宅茶叙。庭園甚廣。建築爲西式。規模宏大。前廳懸油畫一巨幅。聞爲歐洲名人所繪。散後。乘火車至別

府。已九時餘矣。寓中山旅館。其女主人曾在東三省多年。林權助頗譽之。特爲介紹。旅館甚幽雅。專接待常住熟客。無衆客來往喧擾之病。安川有別墅在別府。翌日招待余等。其別墅已舊。而園景布置優美。是年爲安川七十壽。以家族合影之紀念照片見贈。兒女孫甥羅列三十餘人。可謂有福矣。席散。游覽溫泉發源各處。日人稱爲地獄。熱泉奔湧。溫度有二百度以上者。煮米烹茶。均可利用。雞子則兩三分卽熟。可見其熱度之高。在別府一宿。後至下關。易舟渡海峽。至釜山。換坐朝鮮鐵道車至京城。

京城寓大和旅館。余因私人旅行。未公式訪朝鮮總督。由領署介紹。游覽朝鮮宮。宮中壁際繪有鳳凰。據聞當時因附庸於中國。故未敢用龍。其建築悉仿中國宮殿制。惟規模簡小。殿中柱亦減少。亦寓不與上國匹視之意。自日韓合併。韓王行動。均由總督府監視。王宮除室居外。准人游覽。正

殿裝置電燈。殿中布置略參入歐洲趣味。庭園仍東方方式。韓人婦女服飾。若中國古代裝。喜淡紅淡綠兩色。徘徊園中。與紅花綠樹相映。洵美觀也。朝鮮王宮雖小。亦用石建築。不似日本舊時皇宮之純用木製。王宮附近。設博物館一。凡王宮故物及國中貴重之品。均蒐集陳列其中。磁器銅器最多。古樸可愛。磁器一種。卽現時仿造者。亦有古風。若中國之龍泉窰。前留學歸國時。道過京城。是時朝鮮尙獨立。政治腐敗。通衢大道。污穢不堪。猶憶偶過裁判所。入內參觀。適是日無訴訟者。一官箕踞中央。以骨牌爲戲。可想見其官紀矣。近年施行新制。一切由日人主持。王室貴族及上等社會。咸抱亡國之痛。若下等貧民。則生活上反稍得享用物質上之文明。此行頗欲一觀韓人中等生活實象。乃托人介紹至某宅參觀。某宅係中流以上。入門有院。有賬席司會計。蓋有田產者也。客座舖油紙。非如日本

之用蓆。惟亦席地而坐。鋪墊若中國之坑榻。以巨枕置後。冬季取溫。則由地下生火。普通房屋皆低小。窗戶甚少。空氣不甚流通。旋至其上房。室中頗簡單。惟有極美麗之高麗櫥兩具。高與屋齊。廚房尙清潔。悉用銅碗。後院鹽菜缸徧滿。聞韓人嗜食鹽菜。每至冬季。居家者各預備一年之食。鹽菜置魚蝦芥辣等品。味鹽而腥辣。非久於是地者。斷不能嘗試。是晚駐韓各領事會集京城。欲公宴余。乃以試朝鮮食爲請。至時赴一朝鮮酒樓。主客共十一人。列席仿西餐式。菜係公共。湯則每人一份。用中國式火鍋。每人一具。同時席上列十一個火鍋。詢創見也。湯僅白水加線粉。無味可言。韓人向不食豬肉。所列牛肉魚類等品。均不甚合口。至著名之鹽菜。自不能下箸。雖屬盛饌。竟枵腹而歸。至旅館索食。則廚房已息火。乃以麵包黃油充飢。侍役謂余等必係赴朝鮮席。故失望至此。據稱外人有經驗者。大

都飽腹後始往一試云。韓人中上社會。酒宴均用中國菜或日本菜。則朝鮮酒樓之無佳味。可想見矣。朝鮮有官妓。稱爲妓生。是晚亦招數人至酒樓。有樂手四人。各衣紅花衣。若中國舊時之鼓吹手。持大鑼大鼓。席坐室側。旋妓至。舞時各易裝。先以紙牌標示曲名。舞式飄逸有改。服古裝。歌雅曲。頗無俗氣也。

駐韓總領事爲富意城。適患鬱結病。夜不能眠。服中國藥已年餘。胃敗而不見效。其家人甚憂之。余謂富曰。君病以易地爲宜。若在任中作此言。君或誤會。今已告辭。君盍亦假歸一換空氣。富之病。蓋因久寓京城。受外部之激刺而成也。

自京城啓程。仍乘朝鮮鐵道車。至安東。入中國境矣。換坐安奉鐵路車。此路由南滿經營。憶十餘年前。由奉天至安東。爲日人所築。一輕便鐵路。踰

山而行。軌窄車小。費時兩日。夜間須下車宿草河口。時爲舊歷十一月。車窗不嚴密。車室冷度在零度以下。重裘亦不能耐。困苦殊甚。今則南滿用寬軌美國式車輛。華美舒適。大非昔比。快車僅八小時。交通之進步。令人驚嘆。此行自東京至奉天。均由日方預備專車。並備行李軍隨行。惟朝鮮鐵道。定章快車不掛專車。特於車中專備座位。亦甚適。中國鐵路關於掛車各事。本有定章。惟近年軍人專權。以守法爲失體面。稍有勢力者。往往任意開駛專車。置定章於不顧。交通制度。時受破壞。甚至幹路停頓。快車失效。其原因皆出於此。

至奉天寓南滿站。大和旅館。張雨亭派員來接。請移寓城內興業銀行。辭之。余與張素未謀面。在使任中。因交涉及留學生事件。時有函札來往。此次晤談。對於時局。頗率直自述其意見。並以能用人自翊。謂（自己用人。

素以人才爲主義。從未專用本省人。各省治績。自以山西爲最著。然用人局於山西本籍之人。似範圍稍窄。奉省有山西籍之知事二人。正資臂助。現已爲山西調回。甚爲可惜。云旋設宴於軍署。五時半卽晚餐。陪客爲本省文武長官。與余同往者。爲王魯璠章商賢二人。王適假歸。特自北京來遼。席散甚早。余照西例。飯後與張留談久之。王章二人在座。其餘陪席之人。則退散無一留者。後問同席某。詢其故。則曰。久留多談。甚慮失言致咎。於此可見部下之對張。畏其威未感其德也。談次偶及擬一游福陵。張謂當囑三六橋照料。三是時任盛京副都統。翌晨以馬車往。警廳派人隨行。多至三十餘人。盤繞馬車前後左右。示保衛之意。出城後。馬足起塵。竟不能略啓車窗。氣悶萬狀。城外更由軍隊十步站一崗。則更殺風景矣。及至陵。三已早到預候。三固熟友。謝其厚意。並談及軍警保衛之不自由。三

謂「清游驚動官場。宜受此擾。武人對於多人隨護。本視爲固然也。」福陵樹木茂盛。離城十餘里。聞近年已闢爲公園。歸後。三約至城內南菜館酒叙。乃囑護警先歸。並以三十圓爲壽。警長謂奉帥命當。差萬不敢受。三亦謂此間定甚嚴。不必犒賞。但以片給其銷差足矣。是晚日領赤羽招飲。張亦與宴談及收回領事裁判權事。余謂東省日人甚多。現中國改良法院。似可與日人交涉。先行試辦。張頗贊此議。席散。張謂君今晚啓行。若在南滿站。不能帶隊隨護。故不能親送。意中頗有主權受限制之憾。余力辭不敢勞動。遂別。臨行。張仍命文武長官來送。官場重禮數如此。

自奉天起程。始坐中國車。由京奉鐵路備一專車。是日前數時。適有貨車相撞。因此車耽擱幾小時。至夜八時後始到唐山。時伯初長唐山專門學校。偕內弟枚宜等來接。卽下車至校。謁堂上。並見新嫂李氏。先嫂徐氏於

六年卒。余一行中。添三齡之第五女德瀛。出門三年。家庭中之小異動也。伯初在校中爲備宿舍。以行李搬動多煩。卽在車一宿。翌晨再至校。歡叙半日。午後至天津。借住舊德界河邊路曹宅。時八年四月二十一日也。在津休息數日。月底赴北京復命。寄寓衛心微宅。衛宅係舊貢院之一部。來訪者往往繞貢院一周。不能得其門。見時頗道其苦。未幾卽遇五四之役。蓋東游之結束矣。

任闕齋東游漫錄

一一二



勘 誤 表

四十六	又四十五	三十九	三十七	三十四	三十三	三十一	二十七	二十六	二十二	十八	十六	十四	七	六	四	三	第	頁
十九	一	七	十一	二	十一	四	五	四	四	二	九	四	六	四	七	第	行	
九	十一	四	十二	二十八	二十九	二	二十三	二十	一	二十四	十八	一	十七	五	十四	二十一	第	字
知頃	待	候	下	制	部	到	爲	自	蕭	詞	河	晤	候	令	館	村	正	誤
如項	代	候	倒	局	郵	列	服	時	蕭	嗣	何	日	候	領	官	空	第	頁

一百	又一百	八十五	八十三	又八十二	七十六	七十五	七十三	六十七	五十九	五十六	五十三	五十一	四十八	四十八	第	頁			
四	四	八	一	五	九	六	二	五	九	六	八	七	十	八	一	三	第	行	
定	下	二十七	二十一	十二	二十四	三	十五	二十	十	二十九	三	二	十七	八	七	二十六	第	字	
穿致	婦	候	卽	午	顧	日	淡	他	科	徐	顏	暖	暖	遇	人	已	昂	茶	正
脫改	歸	候	卽	爾	願	曰	談	空	料	余	餘	暖	暖	過	已	人	昂	之	誤



#7

004022

廿九年九月廿
王德泰先生贈送